

漢書門  
四三四〇  
六六〇  
八六〇  
冊架函號類

內閣文庫  
漢書  
四三四〇  
六六〇  
八六〇  
冊架函號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4340
冊數	8 ( 8 )	
函號	277	111

0 1 2 3 4 5 6 7 8 9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三刻刑補四書微言卷十二

舜生於諸馮

華亭赤城唐汝諤士雅父輯著

沈無回曰獨言舜文者特舉時地之最不同者以見所以同的  
妙處舉一二以例其餘也○徐徹弦曰即如堯舜文武非不同  
也畢竟一箇是同堂的君臣一個是繼体的父子其他聖人又  
其地其時都不若是久遠惟舜文之生一個極東一個極西而  
行乎中國若合符節非以其道之同乎○沈無回曰先聖二句  
是言其所以合之故揆字屬先聖後聖指其心之運量處言揆

即道也言聖人之度量同不是別人揆度聖○蔡虛齋曰其揆一者與同歸一致一般非上言道之同此言度其道之同也且度是比度勿作料度看○李卓吾曰借舜文為話柄耳非專說舜文也○王觀濤曰要在聖字上見出所以一揆蓋人到聖人則造之極矣極致處固不容有二也

子產聽鄭國之政

沈無回曰子產乘輿濟人出於一念之不忍亦偶一為之後世相傳以為美談將有竊霸之驩虞而失王政之大体故借以立訓聽鄭國之政見舉國之政皆其主持不得但行小惠以乘輿

濟人是惠而不知為政是斷○又曰孟子非就以橋梁為王政特就濟涉一事言之見亦有當舉之政不必藉此乘輿耳○蔡虛齋曰不曰成徒枉而必曰徒枉成者言子產若知為政早已使徒枉輿梁都就了今日何至以乘輿濟人○饒雙峰曰民未病涉要看未字若到寒時方做則已病於涉矣○徐徹弦曰君子平其政就橋梁上推廣說每人而悅又就乘輿濟人上推廣說能平其政則辟人亦可而行小惠則濟人亦可○焉得人人緊根上語氣來比上又落一步言就是勢也做不來只輕通過下節始發明之○徐徹弦曰人之分量有限而心之願望

無窮若欲每人而悅之非惟力有所不給而勢亦有所不周矣  
日亦不足日字當作活看言日以恩惠悅人其息亦不足也  
不是人多日少意

君之視臣

王觀濤曰通章重君之施一邊只是儆人君使厚待其臣若忠  
臣之自處又當別論○徐徹弦曰君之視臣即於接待之際刑  
賞之間見之臣之視君如腹心則於鞠躬盡瘁竭力扶持處可  
想若國人寇讐之報則亦蘊於其心而未敢著於其迹也然而  
幸灾樂禍豈君子所自待哉○又曰腹心手足是一體犬馬土

芥是物國人寇讐是人要見君施一分好則臣報十分君施十  
分不好則臣報一分非所謂以國士遇我即以國士報之者也  
○徐玄扈曰三有禮內不必數着三項只是重疊有加無  
已之意○程竹山曰三有禮還在去之時去而猶有禮焉故  
既去而猶服也○徐徹弦曰諫行言聽宜無可去之理然亦或  
有故而去義也諫不行言不聽宜無可留之理然亦必待有故  
而去情也○夏九範曰有故而去如華元奔晉隋會奔秦自有  
他故非謂與君不合也○湯霍林曰見君之於臣就是有故而  
去也是委曲留心的○真西山曰孟子為齊王言則然而所以

自處則不然千里見王不遇故去而三宿出晝未嘗有悻之  
心也○方文伯曰然後收其田里要見三年之內而返則以未  
收之田里與之即或三年之外而返雖以既收之田里與之亦  
無不可蓋惓惓屬望之意

無罪而殺士

輔潛菴曰可以云者言此時為可也失此幾則有欲去而不能  
者矣○張南軒曰非特士大夫當知見幾而作之義抑將使有  
國者聞之悚然不可以失士大夫之心使士大夫懷去從之心  
則國之危亡無日矣

君仁莫不仁

袁了凡曰此章直戒人君言君為一國之主君仁則非特所行  
皆仁而一國化之亦莫不仁也蓋亦然

非禮之禮

陳潛室曰凡禮義不可泥陳之如可行於昔而不可行於今可  
行於人而不可行於己與夫辭之為禮亦有不辭之為禮受之  
為義亦有不受之為義行之人則為禮行之我則非禮惟義亦  
然大人者義禮周通融通故不為非禮義之禮義○高中玄曰  
人但知理便是理非理便是非理論到理之至精處固有是而

實非者如辨同姓之娶豈不是禮然彰君之過可謂禮乎施惠豈不是義然子路治蒲不告於君而施惠可謂義乎非精義入神得聖人之權者未足語此○王觀濤曰至非無是者易見而是中之非難明鮮不誤認而誤執之所重在察理精上○沈無回曰此大人是言不必信行不必果的大人正對曲謹之小人說

中也養不中  
沈無回曰此責成賢父兄之詞若子弟又當別論○徐傲弦曰養者涵育薰陶俟其自化如養花木一般栽培之灌溉之則天

全而性得矣樂字正從養字來有欣之向榮之意若急迫求之則為子弟者惟見其辛苦艱難而不覺其融洽條暢安能樂哉棄非純不教他但施之不顧其安至於責效之不遂又遽絕之而不終其教此即棄之也○其間不能以寸言高子弟不多蓋棄之不教父兄與有責也○程竹山曰子弟不賢猶累及父兄為子弟者奈何不懼  
人有不為  
吳無障曰有不為是不輕率躁妄去做事非不胡亂做之謂人必不輕為則厚養足以待時成德足以利用故曰足以有為非

獨精神聚會能擔當負荷已也○王觀濤曰程註添一能字多  
少見解蓋有不為的人寔不易能舉一切不可妄為之事都眩  
惑地不得搖撼他不得而見得真立得定此是何等力量以此  
力量而為所當為何功不立何業不成不分窮達先後說○高  
中玄曰天地之情不翕聚則不能發散不專一則不能直遂有  
為的力量全養在不為裡

言人之不善  
沈無回曰言人不善的人满腔都是殺机不有奇禍必有奇窮  
後患不拈定報復說○徐徹弦曰惡稱人之惡主義理而言此

則無利害而言○王觀濤曰發人之私攻人之短本非厚道孟  
子特借後患以惕之耳

仲尼不為已甚

張南軒曰夫子非不欲為已甚自不至已甚何也聖人泛應曲  
當不過其則世徒見答陽貨見南子為不為已甚獨不思靈公  
問陳明日遂行季桓子受女樂不脫冕而行七日而誅少正卯  
此謂之已甚可乎不深求聖人之權度徒竊論語之近似以文  
奸此賊仁義之尤者也○李衷一曰不為已甚猶云恰當至好  
不加一毫意思之謂如夷惠都是聖人但清到舉世無一人可

三才冊補遺言 下孟卷之二 六  
屑就和到舉世無一毫可屑去便覺是加些意思不消說到驚  
世駭俗總是已甚此孟子贊孔子之至聖不是說孔子為平易  
的聖人也  
莫中江曰信果原非不好的字大人亦無不欲信果的心只是  
不先期於信果耳故大人知得不可信便已不言知得不可果  
便已不行若言出來畢竟信行出來畢竟果以其從頭主意處  
能先斟酌一個義也○吳無障曰惟義所在照上二必字看言  
不取必要如此而惟視義以活動也義之與此者私心盡化惟

義所在者拘執盡融○徐玄扈曰見義必為則不必於信果而  
自無不信果蓋我無必信必果之心而惟聽宜信宜果之理便  
於性分無傷於應物無礙

大人者不失其赤子  
朱子曰大人者理會得只是無許多巧偽曲折便是赤子之  
心○沈無回曰赤子之心止是不慮而知不學而能未必其知  
某能某也然有不慮不學者不患無是無不知無不能者人只  
信赤子不過故知識日增天真日減不知大人者亦不過不失  
其赤子之心者也孟子非歎大人之驚竒正指大人之平易耳



三刻補遺書 下孟 也  
○徐鴻洲曰赤子之心純是德性故真大人之心兼以問學故大○羅近溪曰不是說大人方能不失赤子之心却是說赤子之心自能做得大人若說赤子之心止有大人不失則全不識心者也此以現成大人論○王觀濤曰大人赤子勿作兩人看言大人者只不失其當初赤子之心的蓋一物不容萬物皆備是心体本大只不失便是大人註擴充字不必用

養生者

饒雙峰曰養生者今日不及明日猶可補惟送死一不到為終身之恨他日欲為不可得矣○當字非擔當之當猶云把來做

一件大事若養生雖人子所急而與送死一較此猶不足以當之此是人子事親盡頭處○管登之曰此言或破木若以美之疑亦未可知

君子深造

朱子曰道是進為之方循此進不已便是深造猶言以這方法去深造之也○又曰造之不深者用力於皮膚之外而責效於旦暮之間不以其道者從事於虛無之中而妄意於言意之表是皆不足以自得○王觀濤曰以道猶云依道有循不已拂之意故朱子又云却只是循道以進耳道自在上○蔡虛齋曰

自得便是功效更無自得之效○徐鴻洲曰君子深造自得正謂格物窮理工夫到時灼然親自見得吾心此理與千古聖賢無一毫差別彼懸揣於詞說附會於影響者皆非真得也晦翁註自為自然而下言得之於已曰自然者恐人認作獨自之自而又曰得之於已則亦不失為親自之自矣○朱子曰資字恰似資給資助一般○沈無回曰居安六句是自得中一時並現之妙皆出於自然非漸進之謂○徐徹弦曰自得之則居之安如假借人物恐不時被人取去居之便不安這是自家獨得的便居之牢固安穩不怕人搖奪資藉也亦如做經紀有資本一

般言道理在胸中充足有餘足以為時出不窮之用也所資藉者既深無盡則隨其所取皆撞着這資本譬如源之水一般故曰逢其原○莫中江曰註言至近見不索之於遠言非一處見不局之於方○方文伯曰心豈有左右只是無處不見那本

博學而詳說

吳無障曰凡學問直頭徑約不得至簡必出於至煩至要必出於至詳故君子之博學詳說正為反約地也要想非誇多聞靡意○蘇紫溪曰事之學習事之講解總之歸本到心上來○朱

子曰約自博中來通貫處便是約不是通貫了又去裏面尋討  
個約○又曰有等不知約者它合下博得來便不是了只搜隱  
鈎竒以為博豈能得約○立月林曰理本約先博了仍回到約  
上來故曰反○姚承菴曰欲其自得之也是深造以道的主意  
將以反說約也是博學而詳說的主意

以善服人

朱子曰以善服人者惟恐人之進於善如張華對武帝恐吳人  
更立令主則江南不可取之類是也以善養人者唯恐人不入  
於善如湯於葛遺之牛羊又使人往為之耕是也○沈無回曰

此論王伯心術之精微處一則服人且不能一則天下可心服  
以有心無心故也○徐徽弦曰以善服人是把個善去服人這  
善原不是自家有的所以人不服然人亦間有服者只是不心  
服如齊桓晉文假仁假義以服秦楚是也○程竹山曰以德服  
人自服於人者言以善服人自服人者言故謂七十子之服孔  
子則可謂孔子之服七十子則不可○舊將心服而王四字連  
讀見服天下之必然還在心服畧斷另做一轉語了前以善服  
人未有能服之案

言無寔不祥

沈無回曰一言債事凡言之足以致不祥者皆實也曰無實不祥者甚蔽賢者之詞觀兩實字相應可見○王觀濤曰首句非寬人之責也引起下句耳殃國家禍生民是為不祥之實

仲尼亟稱於水

輔潛菴曰孟子欲救徐子躐等干譽之病孔子之稱水固不專在此也○沈無回曰只原泉二字便是有本之水只兩集二字便是立涸之象○陳抱冲曰原泉混是說有本不舍三句根有本說來至有本者如是雖只就水說便隱然見學之有本者急如是暗與聲聞過情相照○朱子曰為學而勉強苟且徇人

皆是不實就此反躬思量方得○王觀濤曰註恥其將不繼自水之易涸上生來然使浮名可繼君子遂不恥之乎須知真味索然便是不繼不待敗露之日

人之所以異於禽獸

人心道心之辨自舜發之故叙幾希一脉之統必自舜始○朱子曰人心虛靈無所不明禽獸便昏了只有一兩路明如父子相愛雄雌相別之類人若以形欲蔽了這箇虛靈便是禽獸人與禽獸只爭這些子○又曰饑食渴飲之類人與禽獸同有親有義之倫乃與禽獸異存是存所以異於禽獸之理今人自謂

能存只是其與禽獸同者耳○方文伯曰幾即端倪希是微渺所以為人全是這些子至出此入彼之意又落一層○徐敬弦曰幾希者危之也孟子喚醒人心夢覺之天指出人物分開之路未有若此章之痛切者○陳定宇曰集註知字示人以存之之門戰兢惕厲四字示人以存之之法○王觀濤曰庶民去之以不知而放逸也君子存之以知此而戰兢也舜雖不待存之而自無不存究竟只是存之者註特贊其存得自然耳君子原是聖賢之通稱○饒雙峰曰孟子舉舜做個存底樣子○袁了凡曰明如鏡之照察是照得纖悉由仁義行即從明察處由

而行之是一片語不分生知安行平看○吳無障曰聖心之中仁義渾然全具凡有所行只從心跡流出便是仁義有不知其然而然行仁義是用意把捉要走到這路上去此反之之所為也○李衷一曰此叙道統與由堯舜章畧不同只重維人倫世教上

禹惡旨酒  
沈無回曰通章叙群聖皆指其心之精神能為憂勤惕厲而不能為放這便是幾希之存非舉其一節以例其餘也○欲無細而可染故惡旨酒必嚴理無微而可忽故好善言必力○饒雙

峰曰事到面前量度何處是中方可執而用之若先執定個中便是執一○楊氏曰虞夏用人止於世族故以湯之立賢無方為中道○李襄一曰如傷或做如已傷之看來還是常若有傷方切視民意望道未見或做不墮落知見說看來還是心無時滿望之如未見也要寫他一設愛民求道的真精神出○徐鴻洲曰即鋤強抑梗亦是如傷中事○朱子曰不顯亦臨無射亦保是文王望道未見之事○沈無回曰就所易忽者以見其用心周密處非專用意於遠迹也○徐徹弦曰孟子生於百世之下何由知周公心上有恁不合處有恁得處故其有不合與幸

而得之俱活看只言周公之心如此○焦漪園曰三王是四個人事即是四個人的事不專主上四條言○曰有不合則其不合處甚微若云時勢不合便無合理且不合亦非其離之謂也○陶石簣曰禹惡旨酒而周公時作酒誥湯立賢無方而周家夫封同姓此等處皆思而得之也○  
王者之迹熄  
高中玄曰西周盛時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凡政教號令布於天下者皆王迹也迨平王東遷朝會禮廢天子燕享之樂諸侯陳誠之詞皆不復聞而雅亡矣無詩是無王也而無王正亂賊所

由起故孔子惧作春秋○王者之迹了凡謂巡狩之轍迄固斷  
然不是即謂列國不復陳詩故詩亡亦未必然蓋大師雖不陳  
詩固自在民間也如何為亡或者謂言詩則風雅頌皆亡不止  
於雅而正月之詩在幽王以後其為平王未可知亦非也蓋頌  
及於魯僖公風訖於陳靈公是匡王以後尚自有風而雅則變  
雅雖存自幽王以後絕響矣詩本美善刺惡而春秋作非魯國原  
書其不續書而續詩意可想也○焦漪園曰春秋作非魯國原  
日之春秋乃孔子所筆削而以隱公元年為始之春秋也不然  
豈待詩亡後有○孫宗古曰王者迹熄則所存者但伯者之迹

而已○夏九範曰後二節言春秋之初不過諸史至經聖人筆  
削遂進列於經其所係之重而足以繼詩之亡者以此○輔潛  
菴曰古人以善為常多不記載以惡為反常故特紀之楚史猶  
有古人遺意○徐儼弦曰其事曰桓文則非王迹其文曰史則  
非聖經曰其義則丘竊取之正所謂讀聖經而存王迹也○徐  
岩泉曰竊取猶云竊比老彭非位不在而道在之意

### 君子之澤

李衷一曰澤如恩澤德澤指昭垂於外者言如成春秋而亂賊  
懼便是孔子之澤○蔡虛齋曰物皆有迹惟風與韻無迹此言

迹已逝而風韻猶在也孔子之澤雖萬世不斬以五世言者主去聖人之世未遠說○蔡虛齋曰孟子若親受業於子思不應七篇中全無所述而曰私淑諸人斷從史遷謂子思之門人高中玄曰流風餘韻百世猶興起安得以五世而斬王端毅云澤色澤也猶禮所謂手澤口澤者也夫五世之內其人雖不可見然曾見其人者猶有存焉其形容音響尚有稱述之者故私淑諸人見非世遠言湮而不得其真者也

可以取

朱子曰過取之傷廉過於此而侵奪於彼者也過與之傷惠過

死之傷勇過於此而反病乎此者也蓋奪彼者其失易見而病此者其失難知故孟子舉傷廉以例二者亦過猶不及之意○又曰此與再斯可矣相似凡事初看尚未定再察則已審矣便用決斷始得○沈無回曰此為常人之理欲交戰者言賢人則不必也

又曰事有判然不可者辨別何難乃有理正在渺芒之間須合下詳審至當稍不審而冒然行之則傷矣此教人精義之學在事上說非自疑自許之謂○李衷一曰可以無者只不必然之詞如冉子之請粟子路之死難豈盡屬不可直是



三刻補遺  
不必然耳

逢蒙學射於羿

方文伯曰此章只重是亦羿有罪焉罪其不為子濯孺子耳庾公以師及師孺子因友及友况親受業如蒙者而反不知乎故曰惡得無罪端人就心術上看只下不忍二字可想○張南軒曰使蒙為夏廷之臣非篡夏氏允為臣子得而誅之蒙以義討賊雖嘗學射亦何罪之有蒙以私意忌而射之是則為殺其師耳以此而觀輕重之權衡可得而推矣○程子曰孺子事孟子只取其不背師耳若權國之安危在此一舉則殺之可也舍之

而無害於國權輕重可也何用虛發四矢哉○焦漪園曰不直曰無罪而曰宜若是畢竟有罪也故薄乎二句正發宜若二字意○蔡虛齋曰子濯孺子侵衛見勢未利而遂遁故衛追之○徐儆弦曰以夫子之道反害夫子曰不忍以師故廢君之事曰不敢不敢與不忍之心合而君臣師友之義始全

西子蒙不潔

徐儆弦曰人有先時志行清修而晚節狼狽者亦有其初放縱不檢而後來遂列名賢者書惟狂克念作聖惟聖罔念作狂其机只在一念轉移之間○方文伯曰人身苟稍染淄垢與西子

以不潔見棄一般然能反其不潔之心以齋心後志無論人心見原即天意亦當感格與惡人之齋戒何異哉而人何不自新也較重下節

天下之言性

胡雲峰曰此章本專言智而先言性者猶言水而先言水之源也鑿與利相反利者天理之自然鑿者人為之使然○吳無障曰言性即看故便明白今故本順利本未嘗有事只當以無事處之無事則為利、則為故、則為性夫用智而至於運性中之作用豈不卓越高朗故曰智亦大矣○朱子曰性自是難言

惟惻隱羞惡之類却是已發見者此即性之故也只看這個便見得性若殘忍之非仁無恥之非義不遜之非禮昏惑之非智即故之不利者也○王三原謂世之論性者只管論其故便了不知故有善惡惟順性而善者乃性之本說亦有理然乃若其情發自孟子試問天下人言性誰把已然之造言近又有以故為故物者猶云原初如此然原初便是本了如何又說以利為本况本來安得有不利者而又取必於利為○吳無障曰孟子主意只是欲人行所無事而古來行所無事者莫如禹故把禹來立個標準發出一段物來順應的道理非僅借禹立論也所

惡於智二句只是提綱之語下正發明上意不是鑿之則可惡  
順之則可大作一正一反說○又曰禹之胸襟能包得個普天  
率土在凡高山原隰分合大勢皆能燭照無遺故其治水多從  
下流處施功只順其自然不與以己孟子惡鑿正惡其任己見  
耳非有不當鑿不必鑿二意○王觀濤曰鑿對渾成看事物之  
理渾渾渾渾無處可容吾私智今乃妄生意見強設機械如一  
物渾渾渾渾而鑿破之也○許敬菴曰行所無事豈惟行水為然  
即千歲曆元至難推討苟一循其故可坐而致彼行所有事者  
真穿鑿之智也二節只一氣說○徐徹弦曰天無体以日月星  
辰為体星辰之位舍不可名以日月之纏度為名故日月皆有  
至獨言日至者以日能周天也造曆者每歲以日至之日為數  
始又必推至上元太初之時歲月日時皆甲子以為曆元曆書  
所稱日月如合璧五星如連珠者也○朱子曰曆家自今日推  
筭而極於上古開闢之時更無差錯只為有此已然之迹可以  
惟測爾又曰冬至者日之短至此極矣至極也非至到之至○  
沈無回曰苟求其故只言故不言利者天道之自然不必言也  
便見故與利不是兩件

又曰此章為告子之徒而發是論性非論智也○可坐而致

謂推千歲已後之日至言○成玉弦曰彼行事之可否成敗原屬未然

公行子有子之喪

有子之喪分明是喪其子不然何以不言父母之喪若說人子之喪是喪指居喪者言甚無謂○王觀濤曰進非進退之進謂揖而進之邀使就已位也○徐玄扈曰進者欲速將其愛也就者欲躬致其敬也○林次崖曰位是本身站立位次班是朝廷叙列班行故有同階而異位者○徐岩泉曰我欲行朝廷之禮是孟子借個大題目壓倒他其實遠小人之意

君子所以異於人

沈無回曰直到三自反只是一個存心雖空說着實有二夫在○朱子曰君子這個存心與存其心養其性不同只是處心與人異耳○吳因之曰仁禮俱在用上看非以存於心者言君子愛人敬人極談人愛人敬乃無故而加以橫逆宜若可自恕矣而君子必自反故曰以仁禮存心○徐徹弦曰本文物字禽獸字人字俱要着曰此物奚宜至哉便不以人待之矣曰禽獸者不過甚言之也○自反而忠人如何揣量得過便無有責人之時只是自反一反便消○徐鴻洲曰不責人是無怨尤不

是無是非可否○楊慈湖曰學者或與小人較則所學已見不遠○朱子曰自及所以自修學者事也不校不見可校成德事也○沈無曰或云此亦妄人是代君子說的話言君子既說他是妄人則寺之禽獸矣若是禽獸又何難焉惟其非禽獸是故君子云云吾謂即如舊說云非實之不校也不忍校也自修之意原不住手終身之憂二句是德格上意不是又進一步工夫○吳因之曰何難非謂實之度外不必難也試想君子存心決非有棄之之意彼見其為妄人等禽獸方矜憐之不暇何忍與之計較是非以傷我愛物之仁莊敬之禮哉○李襄一曰君

子只自家非仁無為非禮無行那禮見仁盡頭處所以憂到終身

而橫逆之來真個不見他橫逆連這患惱都忘了到此地位視物我一體心胃何等廣大寬平○徐岩泉曰舜施仁禮處全不得應舜只蒸之而已全不計賤與象之加諸我者是他仁禮到極純處○莫中江曰非仁二句在心內酌量正見君子存心不苟處

禹稷當平世

夏雲渠曰平世似可無汲之禹稷却如彼而賢之亂世似不容坐視顏子却如此而忘賢之兩段是設疑端以發下議論○李

三才冊補遺言 下五卷十二  
裏一曰當平世而出即非狗人當亂世而藏即非獨善令禹稷  
摩頂放踵如何做得平成事業令顏子只絕人逃世怎能有不  
改其樂曾襟便伏下同道之案在○沈無回曰易地皆然意不  
重禹稷之能為顏子重在顏子能為禹稷上孟子蓋隱然以顏  
子自負○又曰聖賢之心至公無我為人為己隨地而應未嘗  
倚着一邊也二可也字最為圓妙便見易地皆然○夏九範曰  
由己溺之由己飢之全在責任上說所以顏子不得而同若止  
以心言則聖賢更無兩樣○徐徽弦曰同室有鬪者下個救之  
二字可見同室無不救之理究而言之雖被髮纓冠而救之亦

可也鄉鄰有鬪者無救之二字可見鄉鄰之鬪無必救之理乃  
突然被髮纓冠而往救之則惑也究而言之雖閉戶可也味一  
往字是少勞攘多少不情○李卓吾謂顏子決不以鄉鄰視  
天下渠正不想二當字耳閉戶不救非言其心也處其地則然  
也

匡章通國皆稱不孝

朱子曰孟子於匡章蓋憐之耳非取其孝也○徐徽弦曰言世  
俗是根通國來曰子父責善先子後父見章子有先責善意○  
焦漪園曰章子不養其父當時想必以此議他不知章子為父

所逐是欲養而不得者與世俗不顧父母之養不同○陳定宇  
曰五不孝之序從輕漸說至重○章子奉心欲父為善亦是他  
好念頭但不知幾諫以致父之怒然其心能不自安而至出妻  
屏子以感動父心猶是他一點天理之明處孟子不絕匡章以  
此○王觀濤曰上言其因責善而得罪末言其因得罪而自責  
是則章子總承此二意夫妻子母唱起出妻屏子母即是章子  
之妻以其子視之則母也○戰國策曰章子之母啓得罪其父  
其父殺之埋馬棧之下○焦漪園曰章子責善不過豈傷其父  
母反目而號泣以諫與○徐徽弦曰仲子避兄離母而匡章取

其廉則其得罪於父而出妻屏子亦自以為是而與仲子之見  
同耳

### 曾子居武城

張南軒曰君子不避難亦不入於難惟當夫理而已○王觀濤  
曰上只叙事勿便斷其是非沈猶氏另是一人非即沈猶行也  
知所以處沈猶即知所以處武城矣勿露賓師不與臣同○焦  
漪園曰如伋去君誰與守雖未必便死却有死守之志在父兄  
只當一尊字看尊者不得與微賤同○吳無障曰禹稷顏子惟  
其時曾子之思惟其是初無隨時意在○孟子居齊以賓師自

處齊人或以臣道責之其說此章見孔門自有家法  
王使人矐夫子  
王觀濤曰果有以異於人乎連上句讀屬齊王矐之之意非儲  
子問辭王見孟子言必稱堯舜疑有驚世駭俗之為者故使人  
於隱微處窺矐之亦只疑畏的念頭○何以異於人要就事為  
上說不說到形性之同上言只平之常之與人絕無異處且更  
說顯微無間方與矐字相關○吳氏程曰因儲子有矐夫子之  
語遂發矐良人一改言小人陰為陽掩則可矐君子言行如一  
何矐之有

齊人有一妻一妾

吳無障曰孟子借齊人以形容求富貴者之醜態全在東郭墻  
間三句上蓋其東鑽西闖搖尾乞鄰恰與乞墻轉顧相似惟於  
此描寫徹骨則鄙賤當世之意不言如畫矣○徐岩泉曰富貴  
利達君子恥言之孟子加一求字求上又加所以字見說到細  
微千態萬狀不可名言○陳抱冲曰世緣薰染男子亦鮮能自  
振拔况可望之愚婦人乎見良人所以求富貴而羞泣子輿特  
指人真心不及人習心也意重在良人之可羞泣不重妻妾之  
能羞泣○沈無回曰由君子觀之一氣直下由君子体出人情



來而見妻妾之可羞泣若以齊人觀齊人方恨術之未工也何羞且泣之有

舜往於田

沈無回曰大舜一生心事孟子只括以怨慕二字怨出於慕如不慕則不怨矣孟子逐段形容雖解怨字之惑却重之照顧慕字非人少以前說怨人少以後說慕也○管登之曰怨者戚之然若有所歎慕者皇之然若有所求蓋舜之不得乎親必反到人所不知而已所獨知之處若但說怨已之不得而思慕終疑於怨天怨親矣○然則舜怨乎與則吾不知也總是疑其不諛

怨親○姚承菴曰孝子之心為不若怨正是他慕親不得不肯自己處蓋竭力耕田不過供子職中一事其他欠缺處甚多但父母之不我愛不知我在那一件上得罪耳此正舜所號泣而求者也○或將不若是貫到底而自謂吾事已畢父母之不愛我且無如之何此正所謂怨也語意終無合煞處○徐倣弦曰帝使節是叙事述舜之迹天下節是從上抽出議論原舜之心與百里奚虞人二條相似又呂氏春秋堯子有十人不與其子而授舜夫堯子有十則九男事之中無丹朱矣○蔡虛齋曰昏相視也分明與舜共視天下遷則盡轉而付之○胡雲峰曰如

窮人無所歸六字形容舜情不得以自達身不得以自安心不能以自釋其為怨慕迫切之甚可知○沈無回曰說怨猶有怨親可疑憂則別無可談故拈憂以替怨字憂正自慕生也○李袁一曰赤子離父母便號呼涕泣只一味懇之戀之欲父母提抱他撫摩他任是把可悅的東西與他不能輟其泣舜但知父母不知人悅富貴好色之可悅直是孩提的心腸故以人少則慕父母言之○徐儆弦曰說五十而慕見舜於少艾妻子富貴皆經歷過了此時不動更有何物可動故曰大孝○王觀濤曰仕則慕君此不過功名富貴之流若移孝為忠又當別論五十而慕即是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

詩云娶妻如之何

徐儆弦曰前是舜處父子之變後是舜處兄弟之變總而言之舜之不告而娶夫婦之變也帝之妻舜而不告君臣之變也有饋於子產而見欺於校人主隸之變亦朋友之變也五倫之變盡於此矣○黃葵峰曰聖賢事親至孝即一意念不敢少違當時瞽瞍雖不敢違堯命或中心默有不悅則舜定不得娶矣○不告而娶不孝告則不得娶不慈吾寧不孝之居而不使親露不慈之情此舜之用心也○沈無回曰舜唯見得廢人倫以對

父母大故告為輕然使無堯舜終不敢不告堯知瞽之必不  
從告又知舜之必不忍違瞽故不明言其所以只以君法行之  
使瞽知非舜所得主而不得不然二聖真所謂人倫之至○告  
焉則不得妻口氣甚緊言瞽之不可告就是帝堯亦曉得若  
一說與他知其間便有許多不妥當處便自有不得妻舜之事  
然原其所以必欲妻舜者為何蓋不得舜則為汙無刑家之主  
陶唐無遜位之賢故也○程竹山曰瞽之令不行於君而得  
行於子舜之孝必從乎父而不從乎君故告則不得妻者在舜  
不在瞽也○金仁山曰捐階謂下階去也完廩已下毒而瞽

瞽焚之浚井已出去而瞽瞽從而掩之蓋舜之事親小杖則受  
大杖則走不使父母有殺子之惡也○李空同曰既入井舜何  
由出曰神為之也漢高大風破圍宋康王泥馬渡河古來真天  
子怪異多矣况舜哉○徐儼菴曰象欲分取牛羊等物而未及  
百官故舜擇其未及者言之此孟子行文巧處○焦漪園曰舜  
之升聞已在克諧之後故完廩一段不論事之有無孟子謂假  
饒有此聖人處之亦不過如是而已○孫氏奕曰鬱陶謂象思  
之甚而氣不伸猶陶瓦處煙氣鬱而不散也○至愛鍾於心而  
不可解舜視象仍若孩提然未嘗責以知識也○徐鴻洲曰舜

之處象或疑已知而喜終似不誠此正不然夫聖人兄弟之愛自是天性若知其作禍遂變素心或意所不樂強為笑語俱非聖人事聖人今日知而不怨與他日倦之富貴同是此心至於象之忸怩聖人惟患其有此乃是覺得吾知其所為夫吾弟意所不安終是聖心所不樂處○李衷一曰象憂二句總形容舜天性至情無形骸間隔憂喜一聽之弟而舜初不知且父母之所愛者亦愛之亦憂亦喜是舜順父母處○王陽明曰舜初時致象要殺已亦是舜要象好的心太急了此就是舜之過經過了乃知工夫只在己不去責望人一旦欺我以非其方若又責備他反去激他惡性起來故信而喜之正是舜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處○吳無障曰象本極惡不可化誨舜亦已不得他回心故一見他走來便自歡喜更不計其他即一來字可味象日以殺舜為事

王弼州曰舜之誅四凶而封象也何居曰得罪於天下雖弟無赦也得罪於己雖疎無誅也况親其弟乎謂聖人而修匹夫之愆於弟也○徐敬弦曰書曰竄三苗此曰殺者寘之死地即殺之也強則拘囚困苦之爾○王觀濤曰貴則勢位不隔見親近意富則所享不薄見愛厚意○因後日為天子不復追念前日

殺已的事故有藏宿之說若在舜之心直一無怨無怒已耳○  
只說不留一點怨怒於胸中語意自融何消說怨怒在弟而已  
不藏宿

徐徽弦曰萬章之言仁人言其公也孟子之言仁人言其愛也  
公固不私於已而愛則不死其親所以異也○又曰象不得有  
為一段是法行於恩之內欲常而見一段是恩洽於義之中  
此見聖人處弟情意藹然○徐巖泉曰使吏代治象固不得肆  
惡亦是保全他的意思况無事樵羈絆得以時常來朝常見政  
事礼法亦寓薰陶之意在不然象不得來則親之乃所以為踈

愛之乃所以為薄豈仁人無已之心哉○王觀濤曰雖然一轉  
見雖是愛民亦是愛弟源上宜加使之二字方明○諸侯五  
年一朝有其期也敷奏以言明試以功有其事也惟舜見象則  
不待朝貢之期亦不必有政事之述即來便見了蓋惟吏代之  
治故猶有暇可來無政可述也勿作舜自釋其政事看

語云盛德之士

上段重堯老舜攝句見舜攝政時堯正為天子舜固終身在臣  
位豈有臣堯之理下段重為天子父四句見舜雖為天子瞽瞍  
又在天子之上舜方尊養其親豈有臣瞽之理上是據事而

斷其誣下是原心而定其妄也○徐玄扈曰盛德之士君不得而臣之父不得而子之蓋德既盛即君臣父子之倫非所論也○徐徽弦曰咸丘蒙所述語極鄙俚故不言好事者為之而必曰齊東野人之語方有着落○沈無回曰當時倡為臣堯臣父人心敢於萌此一段意思人口敢於述此一段議論便是無父無君○上述古語則無據下述堯典則有徵上引孔子之言是証其有下引孔子之言是斷其無蓋蒙假孔子以實舜之事非執孔子以議舜之非彼方信以為實然初不疑其非當然雖敢問瞽瞍之非臣忘不論其有此理只是疑其有此事也○焦漪

園曰勞於王事二句原其作詩之志說詩者四句示以說詩之法如以辭五句又示以泥詩之病○朱子曰逆是前去迎候之意今人却是硬捉他来便不是逆志所謂逆者其至否遲速不敢自必而一聽於彼也○徐玄扈曰尊親猶是空名必盡心奉養始盡尊之實○李表一曰為天子父四句全重由匹夫而得之若武王之孝思維則乃纘緒而有天下者故特借以贊舜非泛泛引証之詞○是為父不得而子乃借古語而破之言除非作如此解蓋父之化子其常而今反之若難為之父者然與以堯舜之道要湯例看獨曰父者可言瞽瞍不得以不善及其子

難說堯不得以不善及其臣也

沈無回曰此因其誤引而反詰之重子雖盛德無之不得子上不重感化上引書云重首二句正破其容有盛之謬也

堯以天下與舜

顧涇陽曰堯以天下與舜此問大奇這事載之典謨何須要問乃世有依倣之如之噲之流者故特尋這話柄將來做個疑端孟子徑將堯舜放在一邊說個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然後知天下公器幽有百神管着明有百姓管着非惟天子欲與人而不敢抑且欲與人而不能一切奸雄不知消却多少癡夢○諄

諄然命之仍作不信話頭中含天不言意在○王觀濤曰就行事中若啓若翬無不如意是天默示以與之之意○朱子曰只陰陽和風雨時便是百神享之○季彭山曰凡言天與皆就人心歸向上說主祭主事雖平然非事治而百姓安之則神亦不享矣○天人交與各自做主張何處着個天子○吳無障曰孟子既以天受民受發明天與其意已盡而又有舜相堯一節想有感於益之事也故又脩論其攝相之久與朝覲訟獄之歸以申明天與之意○王觀濤曰二十八載重在施澤久意下朝覲謳歌之歸正根於此尤見天之與舜使之固結於民也○徐倣

弦曰百官總已以聽家宰三年之喪未畢舜尚攝天子事也

人有言至於禹而德衰

徐儼弦曰通章以天與賢二句為主發明禹傳子不傳賢而結之以天也禽也其辨禹非德衰意已明矣匹夫以下又歷舉以明益之所以不有天下實出於天而於禹無與也凡不是人為處便是天不必紛々於氣數主宰之說○高中玄曰堯視天下重於己子然乎曰非也可與子則與子以為天下也非謂視子重乃輕天下而與之也不可與子則與賢以為天下也非謂視子輕乃重天下而不與也○焦漪園曰聖人之心至公無我舜

禹有天下皆處之泰然者初無不安之心南河陽城之避所以徐待其子之遷耳至於益避禹子却有可疑者天下業已屬之啓矣益又何避乎蓋益自以盛滿難居避之箕山之陰如太甲賢而伊尹歸成王冠而周公罷豈為辭天下之故乎是知舜禹之避君之子而不忍逼也故其後來有天下也無不獲已之心益之避君之權而不敢居也故其後來不有天下也亦無可恥之事○舜薦禹薦益其初本均欲與賢而後來禹却與子可見當其未定之天舜禹原做主張不得○吾君之子主堯肖說若曰夏民思舊主豈唐虞之民忘堯舜耶○黃貞父曰啓



所繼禹之道即堯舜以來相傳之道是其與子也即與賢也如  
朱均之慢遊傲虐乃正其不敬承處○蔡虛齋曰難說益以人  
心不歸故天不與所以只就禹有賢子益施澤未久上說天○  
王觀濤曰天以理之嘿定言命以人生稟受言莫致而至言不  
招自来如堯舜豈以失教致子不肖益豈以薄德致民離心○  
程竹山曰禹與子堯舜與賢人曰禹為之堯舜為之也而寔莫  
之為而為啓受於禹舜禹受於堯舜人曰啓致之舜禹致之也  
而實莫之致而致故曰天命○又曰薦者薦於天也而以仲尼  
觀之有薦無荐是天廢者天廢之也而以益伊尹周公觀之

可廢不可廢亦是天○程氏謂湯崩時外丙方二歲仲任方四  
歲今按史記湯壽一百歲而崩豈有人年九十餘而猶生子乎  
且仲任為兄外丙為弟何以先言弟而後言兄若謂古人以歲  
為年則鄉人長於伯兄一歲孟子亦以歲言矣當從趙說為長  
○天奪二君之速者意在太甲故也○蔡虛齋曰伊尹放之於  
桐蓋藉天子諒陰百官聽於冢宰之義非顯然放之也○焦漪  
園曰放必於桐欲其頽湯墓而興思也於桐三年以有三年喪  
故也○王觀濤曰自怨自追咎已往自艾自修治方來○伊尹  
述其事而周公言其意此虛實相生法且伊尹二節本借容形

主而猶益之於夏又是借主形容可見文之變幻處

伊尹以割烹要湯

孟子辨伊尹全在始進之正上而又本其窮之所養邈其達之所為無非驗始進之必正也○吳無障曰道莫大於堯舜而尹樂之正見其抱負大道莫大於堯舜而尹行之又見其事業大孟子辨他割烹全把堯舜來歷到好事之口○沈無回曰非其義也即非堯舜之道也是一直的說話彼樂堯舜之道認得如此明白決不肯一毫苟且而肯以割烹進乎由天下千駟說到一介只看做一樣故曰耕莘做到伐夏救民亦只是一事或謂

此節是有所不為後是大有為便看做兩截○又曰在猷畝則道

在猷畝在君民則道在君民若加一毫意思便不是樂便不是易地皆然的學問○高中玄曰尹處猷畝之中有誰祿之天下誰與之千駟孟子特虛構其詞以著其行誼之峻潔非必有其事也○無垢曰道在一芥則一芥重道在天下則天下重沈無回曰尹之囂謂試湯意之誠非也謂出處自不可輕名非也謂尹揣度已久一出便須做故君易姓的故徘徊顧惜而不遽忍名非也然則何如夏雲渠云囂然曰幡然改曰兩曰字皆推伊尹之意而云非實有是語也總是形容任天下之

意故抑揚其詞耳○豈若數語還在出處上自家較量下又想  
天意在我不得而辭乃遂決於應聘○朱子曰今人知得此事  
講解得這道理皆是知之；事及至自悟則又自有個見解○  
焦漪園曰知覺是一理先知先覺是一人只云覺民不及君者  
君為民而立覺民是為君覺之也○沈無回曰自耕莘至救民  
叙述伊尹心事已盡枉已二節又抽出議論以証要君之誣○  
吳因之曰就天下中舉一匹夫匹婦見一民之所矜憐其身任  
世道真切如此不是言其所任之大○湯實可以為堯舜而民  
之不得為唐虞者徒以有桀在也故說湯以伐夏救民○袁了

凡曰看端潔其身可見聖賢之學全在已身上刮磨得乾淨無  
一毫粘帶方可建功立業辨伊尹不割烹全在此潔字上○王  
觀濤曰遠而去者以重道其潔身易知近而不去者以行道其  
潔身難知摠之其端則一○凡有挾而求謂要有所以致其求  
者亦謂之要今堯舜之道在尹而湯不得不求是湯之求尹致  
之也求其要而不得雖謂要之以道也亦宜

或謂孔子於衛主癰疽

沈無回曰癰疽瘡環權要不及彌子在衛在齊安常無事倉卒  
不比過宋然於衛不主彌子於宋必主貞子則好事者之誣不

辨自明○又曰聖人所知禮義而已然進禮退義而得不得正  
未可知則舍也於此萌一毫衡舍之念而增損吾之禮義以從  
之是無義無舍也可見聖人禮義未盡必不先言安舍禮義已  
盡必不妄言造舍是為義命合一○子路為人豈肯依附權勢  
者但為孔子急於行道或可從權耳想從子見南子悟來○王  
觀濤曰前有舍指衛卿之得言後有舍泛以爵祿之得不得言  
○王季木曰可進而進可退而退順其自然若取必於難進易  
退便覺有意義當退而不能以義自斷舍不當得而不能以舍  
自安是為無義無舍也○鄧孺孝曰司城宋官此已在陳冒為

主貞子貞子時為陳侯周臣也臣云者志其非癰疽寺人之倫  
○觀其所為主言看他為何人之主觀其所主言看他主於何  
人之家而所為主即遠臣所主即近臣也

百里奚自鬻於秦

徐徹弦曰孟子辨百里奚不說他入秦只說他在虞時事不說  
他要秦穆公只說他不事虞公時事是甚見識○沈無回曰虞  
人節是叙事下節是議論一味虛翻却說得確然有據○王  
觀濤曰宮之奇臣道當然不可說壞他知虞公之不可諫此知  
字不重只要見如是之年而猶不知干主為汙非可以少年不

更事為解是斷乎不智了然知然知度知興則奚非不智人也  
○許白雲曰不智則不能明去就之幾不賢則不足以見其智  
○智以識見言賢以抱負言○陳定宇曰成其君成就其君之  
伯業也○徐敬弦曰孟子序百里奚於列聖之後則知奚在當  
時必有可觀今之所傳者皆食牛之故說而成非其真也

伯夷目不視惡色

王觀濤曰前歷叙群聖而斷其異歸重孔子聖之時上後明孔  
子之所以異又歸重在智字上○徐敬弦曰夷惠獨言風者見  
伊尹勲業在一代孔子制作在六經皆燦然可考若夷惠之可

自見者則惟流風餘韻而已○陳定宇曰孔子如太和元氣風  
不足以言之○徐敬弦曰頑者貪昧無覺懦者委靡不振鄙者  
褊急瑣細薄者苛刻寡恩而聞夷惠之風能使之化故可為百  
世師○吳無障曰何事非君言一事是君即使之為堯舜之君  
那處君不可事非謂所事即君也民亦然正見有任的意思○  
王觀濤曰鄙寬以量言薄敷以情言鄙只訓陋此對寬言故云  
狹陋是不能容人之意○徐巖泉曰以仕止久速論孔子因三  
子之清任和來四可以字時也四而字因時也合看方見聖心  
神化莫測處○三聖只直叙至孔子獨曰孔子也便含三聖不

可語此意○清者無一毫點汚有鳳凰翔於千仞之氣然不是  
矯激和者無一毫立異有與世無忤之意然非同流合汚任者  
其擔當宇宙原非勉強於一時之事功蓋均之能造其極者也  
三聖字最重○問既云一偏何以謂之聖朱子曰聖則是做到  
極處自然安行不待勉強非中之謂也○張南軒曰聖之時云  
者非聖人趨時聖人之動固無不時也○聖之時聖字是指其  
人而言聖之事聖字是指其德之所就而言○方文伯曰時中  
有當然的條件自然的脉理俱根上四可字來不專指清任和  
也時者太極渾然流行不息始不知始終不知終包下文聖智

始終許多意思在○李棗一曰集大成二節原是一意上只說  
個聖此又添出一智來意却歸重智上就是樂之集大成亦先  
下金聲二字後說而玉振之也着一而字便有相承意思樂不  
有始那有終聖不有智那得成其聖巧力之譬正說智之所以  
能妙乎聖處智譬則巧其神明在應迹之外聖譬則力其默成  
在應迹之中聖智兼備而智乃神巧力並用而巧乃中此孔子  
所以獨為聖之時也○吳無障曰集大成節緊根時字說來蓋  
惟道妙於時則不拘一定不扭一方要清便清要任便任要和  
便和那一件不包羅統括故曰集大成○聖德天成何待於集

曰集大成者承上三子說來然其大處自能包得非必合衆  
小為之也○王觀濤曰樂音曰成大成是影借之語聲之始之  
終之俱以死字作活字看條理二字不輕三子非無始終但  
條理不完備耳○朱子曰八音克諧雖若無所先後然奏之以  
金所以極其變節之以玉所以成其章其始卒相成蓋如此○  
又曰智是見得徹之名聖是行得到之號有先後而無淺深○  
張南軒曰始條理者析衆理於毫芒終條理者備衆理於一貫  
○又曰聖人聖智合一無始卒之異學者則必知所先後然後  
有以入德故孟子特分而言之曰智之事聖之事非便以為智

聖也○又曰論學則聖有始終之序語道則聖之極是智之極  
也○王陽明曰知者行之始行者智之成原是一個理不比金  
玉截然為兩個也○徐岩泉曰金聲玉振只是一個條理之始  
終非有兩個條理○李懷一曰事以開端謂始結局謂終其寔  
始終只一事但其自然洞察處在事始故曰始條理其自然默  
成處在事後故曰終條理不是臨事時總把智去籌度也非有  
意去做到盡頭  
說一集大成已見孔子所以聖之時而又發明智聖之義何也  
蓋孔子與三子均有此智聖故始終條理只見得孔子之全未

見得三子之偏且金玉兩處始終兩截尚未盡聖智合一之妙  
若射則巧力齊到無先後可言故復即射以終其說○夏九範  
曰譬則巧譬則力便有歸重智一邊意下特暢其旨耳○王觀  
濤曰由字舊作猶近作由此射彼之義○楊龜山曰夷尹惠於  
清任和處已至聖人但其他處未必皆中其至與孔子同而中  
與孔子異只為不能無偏也○王陽明曰巧力非兩事巧亦只  
在用力處力而不巧亦是徒力三子譬如射一能步箭一能馬  
箭一能遠箭他射得到俱謂之力中處皆謂之巧但步不能馬  
馬不能遠各有所長便是巧力分限有不同處若識得聖智本  
体是何物便有了然

周室班爵祿

徐傲弦曰孟子於井田曰大畧於官制曰嘗聞其畧只是得其  
梗槩中間纖悉委曲已不可知○沈無回曰通章天子重看諸  
侯之去藉無天子也惡其害已而去藉惟恐有天子也說天子  
位便見名分凜然不可奸說天子之制地方千里便見大小截  
然不可僭也觀天子之臣且視侯視伯視子男則天子之重可  
知矣○班爵祿之制此先王公天下之大典一則以土宇與天  
下共之而不敢私一則以職事與臣下分理之而不敢專也必



揭天子作主正以錫爵詔祿皆自天子出言此為班爵祿者起  
例耳○王朝之卿大夫士輔天子為君列國之卿大夫士輔公  
侯伯子男為君故皆得以君稱○子以養人為義故用穀璧男  
以安人為義故用蒲璧子男同一位者如今官制正從不同  
一品級○王觀濤曰周禮民功曰庸附庸者蓋以治民之功附  
達於天子如諸侯之述職也○外臣之地僅比於內臣者別侯  
度也內臣之祿特比於外臣者重王朝也王畿獨隆列國獨殺  
者非以為私也居重馭輕意也○公侯伯子男之受地已見上  
文而復提出地方百里等句欲舉為卿祿準則○朱子曰君十

卿祿蓋君所自為私用者至於賓客朝覲祭享往來又別有財  
儲為公用○國有大小而卿以上不加隆大夫以下不加殺者  
蓋祿寢厚而不殺則地之所出不足以供祿寢薄而復殺則臣  
之所養不能自給周制之曲盡如此○程竹山曰祿之代耕只  
說庶人在官者而不及下士想下士之祿無五等只等於上農  
夫耳○姚元素曰庶人在官者役有大小而事有煩簡故其受  
祿亦有五等之差

敢問友

沈無回曰不挾至晉平公亦可以止矣而孟子猶少之蓋友以

友其德也必真有貴德之實而後可非僅忘已之勢已也由不  
挾進之必如堯之友舜乃為真友德者耳○首言三挾而後只  
以不挾貴者言舉其重也有而不居是之為謙無而自大是之  
為妄惟兼有而恃之故曰挾○趙邠卿曰不挾兄弟謂兄弟有  
富貴者○王觀濤曰無獻子之家者視之若無也無字活看不  
重五人只重獻子樂與忘已之勢者友○姚元素曰惠公不敢  
躋王順長息於師友之列正是尊子思顏般處○夏雲渠曰然  
終於此以下是摠一章轉關處不是獨少平公弗與共天位等  
又進一步說○倪伯昭曰迭為賓主只是禮遇之隆堯自畧其

君臣名分而惟然如賓主之相接不作更迭為賓者○王觀濤  
曰因當時但知貴為義而不知尊賢為義故曰其義一也  
敢問交際何心

吳無障曰萬章本意全在諸侯猶禦數語而難於突然發問故  
泛用不義者開端自卻之不恭之疑出而孟子以為不當卻自  
他辭無受之說出而孟子又以為不必卻則所謂諸侯之餽不  
義而不可受者似無以伸其說矣特設為禦人以甚諸侯之罪  
而孟子又原法原理以寬之後諸侯猶禦節是一章緊關處前  
而交際四節只虛○摠括其旨後而事道二節又只閑○旁證

其說前後只一意○又曰交際何心之問道是未必好心孟子曰恭也見是一團美意此雖發端之詞而主意已各露矣恭以致餽之人言不恭以受餽之人言却之為不恭泛就別人說他如此以是為不恭就却餽者自家見得如此卻之卻之只固却之意言彼雖致恭而來此則不敢受而却似未為不可至尊者賜之五旬須要說向心上去見他卻之時中心必竊計其不義這點念頭來得不好故以為不恭○又曰萬章苛責其物之所從來便始終以為可卻孟子薄責其物之所從來便始終以為可受故取諸民之不義句若出於孟子之口便說得輕惟出

於萬章之口須說得重不義而以他辭無受緊連心卻作一氣說謂必欲卻之也○孟子始言弗卻正恐托之於他辭亦未免顯然心計其不義而章願欲以他辭蓋其心卻畢竟何須如此斯孔子受之是其主意歸宿處○程竹山曰儲子之以幣交以道不以禮也養弟子以萬鍾以禮不以道也故兩言之徐儆弦曰禦人節是因其受交際而設為不當受之疑今之諸侯節是因其不受禦人而律以受之○說然一是不待教而誅一是教之不改而後誅則彼此判然矣○胡氏曰逆取同其奪厲人同其殺積禍成大同於不畏死賈怨日深同於罔不讒所

謂殺人以撻與刃無以異也。○夏九範曰殷受夏三句在法所必誅上言三代一法不容他有辨說而於今日尤為嚴憲文義只如此。○吳無障曰此非為諸侯分解只要顯諸侯之貨與禦得之貨不同。○王觀濤曰非有而取指定諸侯說言謂諸侯為盜者乃充不義之類直到義之至精至密處而後見其如此耳。蓋論義之盡頭必是一介不取。了了一介便於義有害便謂之盜。了若充之不盡諸侯豈真盜哉。○焦漪園曰孔子云獵較是憑魯人去獵較不禁止他非自己為之也。○夏九範曰奪禽獸以祭則有爭較多少之形正取物不以禮者孰若人自來餽而受之也。故以相况。○以獵較蔽俗而猶不為變易疑不可謂事道不知孔子原在那裏用變易工夫但潛移默奪不遽紛更正有無妨於事道耳。然行道之難如此而猶栖之不去謂之事道終是可疑。曰為之兆也則更不粘獵較只承不去意推開說而極言去之不輕。蓋孟子固終以為事道耳。○王觀濤曰先簿正祭器如太廟籩豆各十二群公籩豆各八之類是器有常數也。四方是魯四境言不以難得之物供簿書正數是實有常品也。為之兆不專指正祭器事蓋當時方疑畏夫子夫子因小同於俗正欲以其隨試輒效者示人以吾道可行之朕兆也。○吳無

障曰看孔子之仕節多少委曲婉轉不為已甚之意故緊接以見行可之仕謂見道畧有可行即便仕了非必求全責備而難於仕也○沈無回曰際可公養只間三說孔子委曲事道如此蓋此章原借交際以發事道之深情非以仕止明辭受也○又曰或疑孟子遊齊梁的為事道計但辭受取予處未免稍寬一針非也孟子時竊國之諸侯爭以下士相高孟子急乘其折節之虛意以顯賓臣師臣之節而寬論其餽問之所自來以為接言通情之階孔以獵較為兆孟以交際為兆同一事道不得已之苦心也然無處而辭百鎰將行而辭萬鍾其介未嘗稍貶則

事道之意愈明矣

仕非為貧

孟子此章專為行道而發開口說仕非為貧便見仕以行道而曰有時為貧須見為貧非仕之常矣惟其意不在行道故但當辭尊富居卑貧如抱關擊柝可也然孔子雖為祿仕卒未嘗苟祿是卑貧猶然况在高位者乎以此知彼惟位卑言高始以出位為罪若立人本朝則行道乃其職分而道之不行可恥孰甚焉天下不皆為貧而仕者奈何可竊祿為也○夏九範曰首以為貧說起者蓋道不得行即宜引去但世亦有不得不仕不可

梁責其去者故先為開此一路而後責之。○袁了凡曰辭字活看只言其志耳謂設有尊富亦必辭之而不居也。○王觀濤曰辭富居貧之字與上異上是家貧下是祿薄惡乎宜乎是就卑貧中又要擇所宜居設卑貧未極恐行道之責洗刷未盡惟抱閔以司出入擊柝以司晨昏此於朝廷昏亂生民陷危都與我無干故其職易稱然特以此為例不必定為此官。○吳無障曰稱職與行道異蓋職有大小隨在皆可自盡若道必大行非經綸康濟不可故委吏乘田職已盡而道不行。○王觀濤曰兩曰字是孟子度其意而言之見吾職不過如此。○近又推深一步

言非特為其職易稱亦恐稍有不稱便不免曠職故必會計當總是委吏牛羊蠶絲是乘田孔子雖為小官猶不苟祿如此。○夏九範曰位卑而言高罪也是借來陪說。○姚元素曰越職固為可罪如立朝而不行道則虛其尊富豈不可恥今人言高則惧罪道不行則恬然不為恥仕豈真為貧之具哉末已脫出為貧說

士之不託諸侯

吳無障曰通章重無常職而受賜為不恭上即託諸侯之非禮便暗含此意在以為當世諸侯既不能用我就該食其祿其

不欲賜於上正是不託諸侯處若曰託則比君賜則比臣便岐  
作兩層矣萬章疑孟子既欲仕如何不託諸侯故言託則非禮  
周則為義餽則可受賜則不受蓋士之自託如此乎不苟也然  
則君之待士豈可聽其不受賜而無以養之又豈可聽其無常  
賤而無以舉之必繼粟繼肉近超魯繆能養能舉遠追唐堯斯  
於待士之禮庶幾矣○陳定宇曰未仕為民既仕乃為臣方為  
民可以受無常數之周末為臣不敢受有常數之俸士之自處  
當然也○上之不敢是以名分言而不敢上同於君下之不敢  
是以賤分言而不敢混同於臣然欲守士之分則一也○吳無

障曰引繆公帝堯來以示養賢悅賢之準初不重斷繆公之非  
與贊帝堯之盛上○焦漪園曰標使於卒亦見子思發之不暴  
處麾之不受而猶稽首再拜聖賢是何等氣象○袁了凡曰自  
是臺無餽繆公愧或有之悟猶未也蓋數將君舍固不是絕迹  
不餽亦不是○王觀濤曰初以君舍所以重賢後不以君舍不  
敢勞賢末又歸到子思上來正見繆公非養君子之道也○姚  
承菴曰加諸上位非天子之位登庸攝政所謂與共天位者  
敢問不見諸侯

徐徹弦曰通章以禮義二字作骨前云不敢見於諸侯禮也往

後義也後却云夫義路也禮門也正相照應通章皆言不可往  
召而以孔子往召作結此文字妙處○焦漪園曰多聞以下五  
節反覆明不往召見之意非上二節言君不以召士虞人三節  
言士不可以召見也○夏九範曰市井之臣草莽之臣皆就庶  
人自稱說○蔡虛齋曰以位言曰庶人以德言曰士此士字與  
下文士以旂士之招不同此是未仕者彼是已仕者○王觀濤  
曰君而泛以庶人待之則可明知其為士而復以庶人待之則  
不可○季彭山曰多聞是賢人中之博學者○董思白曰未聞  
諸侯欲見賢而反召天子之所不敢召者方與不見諸侯相應

○旂本無文象庶人之質素旌有華采象大夫之文明旂畫交  
龍象士人之變化招之各有義在○程竹山曰庶人不往曰不  
敢往賢人不往曰不可往義各有辨○庶人是不敢過其分賢  
人是不可屈其節招庶人者猶是以貴招賤非以不賢招賢况  
字意可想○朱子曰如往後義也往見不義也周之則受賜之  
則不受之類都是義之節目如廩人繼粟庖人繼肉不以君命  
將之類都是禮之節目君子於細微曲折一都要合義所  
以易中說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徐倣弦曰君子不肯往見非  
是自高只緣平日認個禮義凡事要在禮義上行耳夫是不往



見而往後之義不是別的由吾心而制之便與路一般舍此便一步不可行是不敢見之禮不是別的由吾身而檢之便與門一般舍此便出入無所措肯應非禮非義之召乎○沈無曰曰禮義之細微曲折最多曰由曰出入有盤旋回蕩於此而不出其腔子意如君欲見之召之則不往見是禮義孔子當仕有官職則以其官召之是禮義禮義是活動的

一鄉之善士

姚承菴曰首段語氣雖平照下段看來似本如是其為志故如是其為友耳倘不以一鄉自足則必進之一國矣倘不以一國

自足則必進之天下矣此以友天下之善為未足又進而論之古人也須如此看○李見羅曰隨分所及即與同体隨身所到即與同成不但如此也雖古今亦通為一息故曰以友天下為未足又尚論古之人○湯霍林曰古今同一天下是蓋天下人便是蓋古今人是友天下人自能尚論古人須知一代豪傑開天闢地其精神自然入古出今以友天下句全在以字為字非友天下有未足也莫說天下士上別有一種在○王觀濤曰三斯字不可作當字看友還是我去友他但氣味相投斯字求便合耳○夏九範曰進而一國進而天下以地位漸高言非以人

數漸衆言○徐徽弦曰古聖賢在千載之上邈乎不相接惟論其世乃是下手處若不討論只紙上說何益如自秦漢看唐虞以澆漓之俗看淳厚之時如何看得須神遊上古而與堯舜禹皋為徒方是尚友○袁了凡曰誦詩讀書皆是尚論中事然由誦讀而潛神冥會直與古人覲面於曠世之前不徒論其詩書已也○吳無障曰如堯舜揖讓湯武放伐孔子以布衣設教皆所因之世不同論古人者須論到此如身處其地而親見其行事一般

齊宣王問卿

徐徽弦曰二卿皆重在反覆字必真有一念忠君愛國之心昭乎可以信於天下而通於神明至於反覆之而不聽乃可以易位可以去也若其心未極於誠而諫未極其懇素行未孚而人心未信乃區區於言論以塞責其誰與之○姚承菴曰貴戚之卿必待大過方諫者亦父子之間不責善之意

人心未計已固，其言論以墨責其難與之。○此承前曰貴德  
易計可以去凶，其心未計其始而難未計其終，其言論未定而  
即平可以計其天下而難其始即至其終，其言論未定而  
辭辯難曰二眼皆重其反觀其心真亦一念也，其言論之

三刻刪補四書微言卷十三上

性猶杞柳也

王季木曰：告子以氣為性，故認性在有生之前，認仁義在有生  
之後，把性與仁義看作兩項，故有以人性為仁義之說。○告子  
意性是箇渾淪的物，原無善無不善的，把來做善乃成箇善，把  
來做惡便成箇惡，故曰：以曰為謂性，未必善，須拘他方善耳。彼  
見世之行仁義者，都出勉強，故有此論。○韓求仲曰：性猶杞柳，  
二句虛至下二句，方可見人性本無仁義意，且其言性亦即生  
之謂性也，不可用降衷秉彝等語，猶杞柳言只蠢然一物，猶梧  
棊言待作為而成。○徐倣弦曰：仁義即是性，率性之謂道，終着

人才便非天命本然孟子就他為字翻出成賊字來見他說得大有破綻○只說義猶栝棗非偶遺仁也仁內義外他見義為尤非性耳○子能二句本是決詞恰像與他商量言你還是能順其性而為之將遂其性而為之也其待成賊必矣不必於能上加豈字將上加必字○輔潛菴曰不言成賊人之性而言成賊人者人之所以為人者性也○吳無障曰孟子本意全重人性不待成賊且未說到性如何善處末因成賊而推其貽害之大亦非闢告子本旨○仁義出於所性故人樂為若必待十分屈曲而後有仁義人亦何苦為仁義人不肯為便是仁義之禍性猶湍水

王觀濤曰告子言性無定體善惡由於使然孟子言性有定體善其本然而惡其使然○吳無障曰告子以湍水無定故特取以論性不知水之東西雖可轉移上下却自一定人性之善二句只虛々喚起下意下方斷其必善與下也然天下雖無不善之性而容有不善之人故又借搏擊之水以發明之○鄭申甫曰杞柳就性無善邊說湍水兼無不善邊說始終是性無善無不善初非小變其說○李見羅曰告子只一決字便是他鑿處○夏官明曰叫做人性決無不善叫做水性決無不下然却非謂箇人是善的條々水是下的只就性之本体上論○王季木曰見利可使趨見害可使避物感情遷何不可使為不善○

顧涇陽曰世人見水之過顛在山不疑水有過顛在山之性獨見人之不善便疑人有不善之性亦大惑已○喬君求曰觀水於有不下者而益見水之下觀性於有不善者而益見性之善正使為不善者不得以藉口也

生之謂性

莊長孺曰人之生得天地之氣而所以生之者乃天地之理性即理也告子認氣為性故有生之謂性之說○人只生出來便有知覺能運動如言生成之謂性不必以生對死說○李見羅曰但據知覺運動而不本其生之所由則知理知義者固知覺也知食知色亦知覺也即知有食色而不知有理義亦知覺也

故孟子論性之故必以利為本○徐筆洞曰人之生是氣也而生來一點靈明之心是性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即是這箇○凡有生者皆謂之性乃孟子設問之意告子初心原不知此說彼謂人生空々有知覺運動並無善不善兩邊孟子特借白來詰他故有白之謂白之說告子一時不審謬應曰然孟子知其必將混人於物而恐其復有逃遁故又以白羽等覆實之到此時告子亦無可柰何矣故卒難解於犬牛之辨張賓王曰羽雪玉皆物之白者不論所以白而只論其白則白亦無別故借以詰之三句連說勿以質言亦勿以上白字作稱許○游立軒曰然則犬之性緊接上曰然來三性字皆指知覺

運動以人對犬牛看見得以生為性則無人物之別也○蔡虛齋曰犬之性猶牛之性只帶過非又別犬牛不同處○徐徹弦曰犬牛既各有性則生之謂性未必盡非但執以論性之本則不可

食色性也

吳無障曰食色性也只將來引起仁義告子見孟子平生以仁義並言故言仁內義外以矯之仁義俱根心而告子偏言愛之理又只專指愛欲而言偏說事之宜又只據事物見成的說更不及處得其宜之意是二說皆非義外尤謬故曰何以謂仁內而義獨在外也亦偏重關他論義一邊○王觀濤曰人之甘食

悅色是生而有之故曰性甘之悅之、心生於內可甘可悅之宜由於外故以仁義有內外之別○李棗一曰中間以白辨長從色字生來以嗜炙辨長從食字生來蓋食色彼所明長、彼所蔽都是就事論事處○朱子曰彼長而我長之蓋謂我無長彼之心由彼長不得長之所以指義為外○告子論長始終以人言孟子論長始終以心言○吳無障曰告子認長為義而孟子力辨長之為義故先以白馬白人不同別出長馬長人不同而曰言長人之長必由吾心去敬他難道只道他長便了是分明長做不得主全是我長之者做主長之既在我心則權度悉由中出安得以義為外總是破他非有長於我之說○張賓

王曰且謂二字放在告子口中說還是語他非實斷義之非外也言以長者為義則義誠在外若以長之者為義之還在內○告子言不必說恁長人長馬只就人之中而長亦有两等我只要一槩長之非若愛人者有愛有不愛我做得主孟子言無論吾長與楚長只就食之中而炙亦有两等吾亦一槩嗜之誠知吾所以嗜之者由心辨其甘即知吾所以長之者由心酌其等安得以長之之心為外也○蔡虛齋曰吾弟則愛秦人則不愛強不得吾之愛也可見仁在內長楚之長亦長吾之長沒不得人之長也可見義在外○王季木曰子之論長既以長為悅而云在外則人之嗜炙亦將以炙為悅而謂之外與彼告子以食

為性即欲復辨嗜炙為外亦不能矣○張賓王曰物指炙然字指嗜之同

孟季子問公都子

王季木曰季子分明是告子義外之說非聞言而未達者下文折辨口氣與長楚人等語同一机軸○姚承菴曰行吾敬三字最醒敬是吾敬行是吾行豈從外得之者此在孟子長之者義乎中體貼出來○沈晴峰曰義之端顯於敬覺其人當敬而行之則在心觀故謂二字分明指着孟子○李衷一曰此章只發明一敬字其因時制宜亦只是敬裡面的意思告子緣不知義

是敬故把義做外言義若在內必始終執箇敬兄如愛弟不愛  
秦人之弟一般乃可今伯兄吾敬遇鄉人又先酌他是敬由他  
長自家做不得主張敬原不在吾義安得在內蓋季子看敬與  
酌都是外面虛文如告子非有長於我之說而不知敬實由心  
生也乃季子依舊不曉謂敬叔父與敬弟都因外邊初無分別  
故公都子謂飲水飲湯雖都是飲而有冬夏之辨則敬兄敬鄉  
人雖都是敬而有親疎之分安得謂敬在外也○使鄉人長幾  
歲又當別論今只長一歲敬當誰屬全為先酌鄉人立案也○  
王季木曰看一果字分明執告子外義之說○吳無障曰孟子

折辨季子只要破前先酌鄉人之說而恐其不服故又設為叔  
父與弟之喻兩在位故也雖指弟與鄉人言却要歸重叔父伯  
兄上見弟若不在尸位叔父之敬決無時易鄉人若不在賓位  
伯兄之敬豈有時易乎庸敬斯須隨時斟酌所敬所長非胸中  
漫無主張而徒因人轉移者也義之在內昭々矣○王觀濤曰  
公都子雖知義根於心而不知因時制宜寔是義之妙用得孟  
子庸敬斯須之敬之說遂悟一時字生出冬日夏日之喻以發  
明時宜之妙也○胡雲峰曰水與湯在外而斟酌其可飲不可  
飲在心然則事物之宜在外而所以斟酌事物之宜則在心也



告子曰性無善

李見羅曰性無善無不善是告子見性宗旨故不但不仁非義謂性所本無即仁與義亦謂非性所有予謂告子是箇大禪宗以此○鄭淡泉曰性無善無不善性相近也性可以為善可以為不善習相遠也有性善有性不善上智下愚不移也此三說皆不可無但俱見得性之一邊非性之本体○君尊父親轉移最易而象之惡與舜之善自若况以兄之子而兼為君則親而且尊而微子比干之善終自若非性生而何○三說首是渾論的次是無定的終是有定的句：與今日性善相反首言善不

善均性所無性不得獨有善且其後為善為不善原非性之本來次言性可以為不善則非只可以為善但其初有善有不善寔非性之定体終言有性不善則非止於有性善而况善惡一定亦非渾論不着與轉移不常者矣○牛春宇曰孟子因三說人所易信難與之辨故言汝若疑性善只看人情處徃：皆善此我所據而謂性善者也乃若字根今曰二字來○蔡虛齋曰情是無意發出者不可謂情去為善也○終有作為便不是乍見孺子的光景如何驗他善○朱子曰性之本体理而已情則性之動而有為才則性之具而能為者也性無形象可形容故

以二者言之○又曰如見孺子入井而怵惕惻隱情也便擺布以救之才也才以情而運有情便有才○徐鴻洲曰若夫為不善為字當玩正由人為非本來如是也非才之罪謂不是天所賦定若天之降才何嘗有不善來○湯霍林曰若夫為不善原是他不肯為善不是他不可以為善可以為三字就是他才幹處○王季木曰須知此節是緊足上意一正一反之辭非又即才以驗性也下引詩亦不及才○姚承菴曰惻隱一節總是發剛情善性善才無不善不可如舊分裂照應○吳無障曰仁義禮智三句與不能盡其才緊相接蓋謂之我固有者見我愛仁

義禮智便能仁義禮智此正才善的意思○朱子曰盡惻隱之才必至博施濟眾盡羞惡之才必至一介不取予祿之天下弗顧只緣人為阻隔終發動便遏折了○徐玄扈曰人試思中心若無仁義禮智此惻隱等何從而來故曰弗思耳矣○輔潛菴曰四者之心根於本性非如火之銷金自外至內也○吳無障曰思以心言求以用力言倍蓰偏承失之一邊指舍與求者之相遠但此未論到人品成就處只就所為善不善言之○又曰物則相隨豈有物而無則者物則是民秉彛豈有秉彛而不好德者只提醒必字故字便得旨○王觀濤曰則字最有味天

理當然若有一定之法則○張賓王曰寓於物曰則秉於已曰  
彞涵於心曰德好是情能好是才

富歲子弟多賴

此章為性善而發以降才爾殊作主後同字皆從殊字生先就  
物之同推到人之同而終以聖人與我同類既又就人身上形  
之同說到心之同而曰聖人先得我心所同然則人性之有不  
善者非真降才之殊矣○張賓王曰富歲歲只影說習染之  
移人曰子弟亦有少成若天性意○喬君才與陷溺偏承多暴邊曰多字最斟酌人亦  
有飢寒迫身紛華溺志者但其大較每如此○丘月林曰地與

時皆同所以其熟都無先後若地同時同矣而熟又有不同非  
變變無能熟之才則肥磽等故也如此知多暴之故○其地同  
言同播於地也非謂同在一處也不然何以有肥磽也變變之  
日至以夏至之日言雖有不同舊指所得多寡近即反上不皆  
熟說○故凡二字就變變推開相似含性在疑是疑降才之殊  
聖人與我同類是歇後語只就形說而性之似不言可知口足  
原不若口耳目之靈便未足驗性只借來做引頭○如使口之  
於味乃設言天下之口有另自一性者其性不指易牙說○  
李衷一曰雖云在物為理處物為義其寔此理義指人心之初

言○方文伯曰天理未發渾然在中而義即理之發見處○張  
賓王曰先得我心先字對陷溺後言同然二字猶可字只是契  
合意如善行在千古莫不聞而嘆賞一事快公論莫不同為獎  
借此之謂同然○既云先得即非獨得若作氣質清明解則止  
有聖人為然即非同然之旨○徐岩泉曰末二句形容不期然  
而然之妙言心遇理義便悅直如口遇芻豢便悅近照我字說  
是自家悅是自家的更得解

牛山之木

饒雙峰曰此章緊要在三存字存乎人者是說此心本來自存

夜氣不足以存是說衆人不能存操則存是教人用力以存此  
心○王觀濤曰惟曰嘗美便見今之不美了郊於大國正斧斤  
牛羊所自來也息以氣化言潤以天澤言○饒雙峰曰息本訓  
止纔息便生故息又訓生○張賓王曰雖字照常字看據他放  
失後似無良心者故追論之而以雖與豈無字說起○姚元素  
曰山木之害為其近於人也人心亦只為與人欲相近耳濡日  
染受害良多但山木只說斧斤此添旦而伐語尤警省○朱  
子曰夜氣如雨露之潤良心如萌蘖之生○又曰氣日裡也生  
夜間也生只是日間生底為物欲牿亡随手又耗散了夜間生

底不曾耗散所以養得那良心譬如一井水終日攪動便渾了  
至夜稍靜便有清水出夜氣不足以存者如攪動得太甚則雖  
有止息時此水亦不能清○又曰平旦之氣便是旦晝做工夫  
的樣子○鄒嶧山曰由日而夜心靜氣清故名夜氣到平旦時  
人為未接清氣猶在故又曰平旦之氣○張賓王曰平旦未與  
物接何以知其好惡與人近蓋其氣清明雖不曾好惡而未發  
之喜怒正湛於中非若前之放失與後違禽獸不遠故曰相近  
○喬君求曰惟其由剝也而後故其復也而漸幾希萌現正當  
兢之保守○李見羅曰孟子乍見孺子已極力指點以明性善

然人生有幾箇陡然遇着的光景有幾個垂危瀕死的境界會  
此更何處討惻隱羞惡本相來故又點出平旦時一段氣象是  
性善真面目發落也○徐筆洞曰清夜有人心斯雞鳴有舜旦  
晝無禽獸之行斯平旦常近人○徐玄扈曰則字甚緊對上生  
息看總生息到晝便枯亡了○又曰有夜氣尚挽回得良心轉  
來夜氣寢微則挽回不轉故曰不足以存要看足以字○楷之  
反覆謂夜之生旦之措也註似謂今晝之為既害昨夜之息今  
夜之息又不勝明晝之害以既又字見反覆之義○朱子曰反  
覆非顛倒之謂蓋有互換更迭之意○又曰楷如被禁械在那

裡更不容他轉動亡如將自家物失去了枯亡之謂枯亡其良心也○張賓王曰情是心之發才是心之能人有此仁義之心即有此仁義之作用今至於若無此才者豈人之情則然蓋不禁且晝之枯也○喬君求曰人見其禽獸特人見之已不自見也自見則覺矣○兩物字雖包山木人心只空說兩養字只無培之保之兩意空說蓋夜氣之復在可沙可長之介故須勿忘勿助漸之保護栽培方有清明日子○朱子曰心是個活物須是操守不要放舍亡不是無只是走作逐物去耳○又曰孔子只狀人心是個難把捉底物事人不可不操非指已故者言

孟子言操舍存亡都不言所以操存求放之法只操之求之便是○程子曰心本無出入支離而去者乃意耳○顧涇陽曰道心有主而活是至神者此心人心無主而活是至險者此心○唐荆川曰人之真心出入本無定時念無定向故無時即此心之時無向即此心之向無定體者即此心之定體也○倏去倏來忽彼忽此更沒閑處安頓他放曰無時無鄉此只空形容個無定意至末方露心字○喬君求曰操非把心執着之謂只不為世情嗜欲所牽引便是操○焦漪園曰孔子只說心得失易而保守難當無時無處不致其養非贊心之神明不測也

無惑乎王之不智

陳定宇曰前一譬謂交脩者不得常用其力後一譬謂自脩者不肯專用其力王之不智固群邪寒之者之罪亦自鴻鵠其心之罪也○吳無障曰他再不容好人的教我沒奈何他縱使我之善教無以異於奕秋而彼之聽信無以異於鴻鵠聰明何由啟智慮何由達即從上吾如有萌焉生來非別一意○王觀濤曰以陽明喻君子以陰濁喻小人故曰一暴十寒吾見亦罕便有王不專心意在○徐筆洞曰上言寒之者至下云一心以為鴻鵠將至是小人之至寒王心也乃王心先以迎之矣○使

奕秋之使只假使之義不作寔說○王觀濤曰心以体言志以心之所用言心專於奕而不他志求至於秋而後已總是收斂精神純用之一事便為專致○吳無障曰齊王不智的根由全在不專心致志上着精神雖與俱學以上是順通口氣為是其智二句是翻騰口氣○方文伯曰用智如奕棋必國手如孟子方可闔闢縱橫着見效不然如齊王之夫欲以興兵構怨求之此之謂失着

魚我所欲也

王觀濤曰通章以義作主末言本心即所謂羞惡之心義之端

也首四節反覆推勘此心下則明其皆有而警其失也○徐岩  
泉曰生死對義不過生死在義內聽命於義全是義做主張義  
當生則生義當死則死生死固重義無一時不重故舍生取義  
原較輕重不得○舍生則必死故下無死說舍生取義是他本  
然的良心不是勉人之詞○生非介於義不義之間則何用舍  
生義非介於生不生之間亦何用舍生而後取義故曰不可得  
無若魚與熊掌只不可必得便了不必問其難無之故○總為  
生則不安死則無愧故義之所欲甚於生不義之可惡甚於死  
然到底不說破義不義語自雋永○徐敬弦曰自古志士仁人

豈不好生惡死緣他心中真有一個所欲惡甚於生死的在所  
以甘心鼎鑊而屹然不為之動也○又曰身死而不顧則身且  
不能自有而况身外之物種嗜好而不可舍乎於此勘得破  
則富貴妻子之念皆不存多少自在○又曰人之舍生取義必  
有一個真心激發處方能拋得身子所以不可無一簞食節但  
衆人不至嗾尔蹴尔其真心未必即發見也○徐岩泉曰窮困  
時動心忍性處多其見常精明富貴時迷惑沉陷處多其見之  
昏不止一日矣故人須常存個患難之心則天理不至汨沒終  
有世味薰心便有萬鍾不辨禮義處○盧未人曰萬鍾對簞豆



看輕重不同何加對生死者緩急不同重則不苟受緩則不必受何加猶云沒要緊也○王觀濤曰於我何加言得失無係於生死不作性分之上不容一物者○徐莘洞曰賑窮亦似好念頭然欲其得我則私且止於所識之窮乏則又私此正天理中

之人欲所以有危微之辨○夏九範曰鄉為今為借作一人而言○湯霍林曰鄉為身死處只就上慨嘆直是令人莫解以為不為此三者則萬鍾受之無故以為此三者三者儘罷得可已不已不必為却又為與向不受嘖蹴之心何竟絕相悖也故曰失其本心

仁人心也

朱子曰仁人心是就心上言義人路是就事上言○又曰仁無形迹底物事孟子恐人理會不得便說道只人心便是却不是把仁來形容人心乃把人心來指示人以仁也○王觀濤曰仁是心之德今日即是人之心是何等真切○陳潛室曰道以路言而義亦言路者謂處事處物各就他當行路上行但道若大路取其明白易知義為人路取其往來必由○徐莘洞曰從本心由出來則見路從這路尋向去亦見心不得外心覓路也○張賓王曰涵於中曰心即此心行而宜之曰路故總歸之求放

三夫冊補微言 下孟卷之五十五 十五 東觀閣

心放即舍則亡求即操則存○二其字即上兩人字見其所舍而放者乃其自有的路自家的心也曰哀哉哀其雖生猶死○朱子曰求放心不是在外面求得來只是求時便在雖放去千萬里之遠只一收便在他本無來也○又曰學者須先收拾這放心不然此心放了博學審問也是閑○徐莘洞曰不是以學問去求放心不是先求放心而後可學問蓋求放心即是求仁故聖賢只博文約禮以完此心是千古真學問處○張賓王曰此心照管得好不會走作在外自萬理畢聚於虛靈之舍學問不過求理故曰無他○徐鴻洲曰孟子恐人以學問請求

為事如所謂玩物喪志者故特揭求放心而所學問不為虛矣夫思而不得讀書而後得若更格物致知此理當益真何以輕議學問一事

今有無名之指

姚承菴曰孟子借指為喻指無可伸之理而心之屈伸在我求之只在方寸間怪人之不求也○孟子言人一身之中五官百骸並無不滿人意者而今有無名之指獨屈而不信只借一信字以起心耳○無名之指原有人能信之者故曰如有其不遠秦楚之路非欲其為我信之也只不甘在人下意彼能信我不

三則則補微言 下孟卷之五十五 十五 東觀閣

能信正是不若人處○吳無障曰指與心原不是平論的故言  
指甚輕心甚重明之白之他竟不曉得倒置舛錯非所謂不知  
類而為至愚極暗者何無非竦動人的口氣

拱把之桐梓

程子曰今人只有禮義以養其心又不知求甚而血肉之軀且  
不知養有多欲以戕之者良可哀也○徐莘洞曰身若非心即  
其身特血肉之軀而已故養身而養心志乃所以養之者也然  
心志如何養只在不溺於口腹上如羞墻間以養此心之庶耻  
辨萬鍾以養此心之禮義總之是所以養其身者耳○李衷一

曰無名章以心對指言重信字此章以身對桐梓言重生字所  
以中雖含心在還指身說桐梓欲其生須沃灌培植以生之  
道養之至養身則耳目蔽於物交口腹陷於飢渴反以戕之  
道養之此無他不思故也○人雖至愚未有輕其身在桐梓下  
者曰不若桐梓甚之也故言人只不曾想到此耳甚言弗思正  
欲提醒之思  
人之於身也  
吳無障曰通章重所以考其善不善上首特言所養無別以引  
起自考意耳次以大人小人比對並言正見所養善否關係最

大而後反覆就不善養一邊以垂鑒戒益見當審輕重於已也  
就他人品卑污處說到人賤惡他處無非激發其羞惡之良此  
為當時貪饕富貴飢渴害心者發○王季木曰愛以不忍毀傷  
言養以維持調護言無尺寸二句正發蕪字意考只是自家審  
擇如養其所當重而及其輕是為善養若養其所輕而至失其  
重是為不善養非謂有所養有所不養也於已取之正考的方  
法勿認做近取之易○喬君求曰莊子云人非貴其形也貴其  
君形者也此可以得考其善不善之意○王觀濤曰言其等級  
分限當身而具執以自考輕重了然分有獨尊為貴聽其役使

為賤權無不統於大各分一官為小心志口腹須隱然不露○  
饒雙峰曰才養目便貪色才養耳便貪聲才養口便貪味必至  
害其大体○王季木曰小與賤非全不養但專養則有害耳若  
專養其小便不免為小人必須養其大者而後可語意不平○  
瑒師二節總是設為小害大之喻勿以賤小分說但上是遠取  
諸物下又近取諸身也養一指失肩背乃就小体中又分大小  
特假設言之不是實語兩則為句喚起下則人賤之正見由已  
取之以終上養其小者為小人之意○狼善顧身其身所處多  
紛疊離披謂之狼藉有疾便照顧不來故曰狼疾○徐徹弦曰

飲食之人不必耽口腹之欲只是不去照管自家本性雖生天地間只養得個口腹而已○人養心志豈必絕去飲食但心有樽節不使口腹用事便非養小以失大矣○王季木曰着一失字正形容嗜味之迷人有遺失其心体而不自知者若令無失則參天地的大人也只此口腹口腹豈是不當養的但養小無有不失者所以養体者必當審其善不善之分也

釣是人也

吳無障曰通章言耳目不思易染於物惟能思的心可以主張駕馭他大人既運吾心思去主張這耳目則小体皆聽命於大

體故曰從其大体為大人細玩來只是非禮勿視聽道理○王觀濤曰前云釣是人意其成就同後云釣是人意其趨向同從隨也從大体是憑他作主從小体是任他馳逐○又曰耳目之官不思乃其本体自不能思物交物兩物字上指聲色下指耳目引是耳為聲引目為色引心之官則思念本体自然能思得不得指戕言如官能其事即為修戕不得是不盡戕也○鄭申甫曰思只是得其戕而理自在焉若官不事則不稱戕矣○王觀濤曰耳目之官七句分言耳目之為小体心之為大体如此下則言從其大体為大人而小人不言自見也○近有說以

天之與我偏指心言而以物交物為從其小体與下對者者獨  
不想心之官則思與上緊相呼應引之而已矣亦非收煞語也  
○天之與我摠承上說要見天方賦予之初原是以心為耳目  
之主耳目不得不從心本一定不易者故能先立其大即小者  
自不能奪只閑之舉個見成的說○徐岩泉曰心之神明畧一  
放倒即為他物所役使矣立字有味○李見羅曰若能先立形  
色莫非天性○味先立之義則知為小所奪者皆在知誘物  
之後也戒慎恐懼固應在未有觀聞之先○徐華洞曰先立  
保全赤子最初之体大人只不失赤子之心

有天爵者

喬君求曰天地間能操馭貴之權者惟君與天而已君能貴人  
以公卿大夫天能貴人以仁義禮智而爵辨焉天爵二字實自  
孟子創始語意抑揚重天爵邊○徐敬弦曰忠信只是仁義之  
實善字摠承樂善不倦猶云好是懿德皆天生帶來的還是無  
心而至要是有心而求○徐華洞曰為人爵而修即善也而非  
樂得人爵而棄即樂善也而亦倦矣○徐岩泉曰終棄天爵則  
所為不在天理上有損於民無補於君能保祿位者幾人故終  
亦必亡

三刻刪補徵言 下卷十三上 仁之勝不仁  
欲貴者

王季木曰孟子因奔趨勢利之徒求在人之貴往之迷而不悟故就他念頭向處撥轉來欲貴之字還指人貴說蓋富與貴是人所欲且說人方喚得貴於己醒○人所貴者欄柄都在人我去求他受多少屈辱那些可貴世人往之羨他不過見他口食膏梁身衣文繡却不知膏梁文繡我身一之都有孰是膏梁仁義是也孰是文繡飽乎仁義之聞譽是也此正所謂良貴趙孟不得賤之者也○姚承菴曰吾儒優游仁義中不知其飽而亦不以聞譽為榮孟子云然特就世情之願膏梁文繡者借以點

醒之耳○徐傲弦曰人苟見內重見外輕雖已有之尚自視歛然而况這膏梁文繡又是在人者安得而願之願有欣羨不可必得之意不願字從欲字生來○覺得仁義之飽津之有味聞譽之施燁之可愛於膏梁文繡自然不起羨慕心若有較量之意便非發明良貴本旨所以字只在上句中味出○徐筆洞曰飽仁義是心上默含的理趣別人那見得即仁聲義聞彰設於身亦即其飽者所溢也曰施於身益知其非貴於人矣  
仁之勝不仁

張南軒曰此為有志於仁而未力者言○仁決能勝不仁原是

理欲的大分然却不在幾微之理與方張之欲上謂之不勝就他自家說與於不仁連別人的不仁都是他此言幫助的亡指今之為仁者言併杯水之仁亦消○王觀濤曰與於不仁之甚當作自己說蓋既說天理勝不得人欲是使人欲愈熾終不可撲滅天理亦愈微終不能倖存故曰亦終必亡而已矣

### 五穀者

張賓王曰首借五穀為喻意重仁說他道輕不如莩稗只恨美種之不熟○徐倣弦曰佛家有言行惡見樂為惡未熟至其惡熟自見受苦行善見苦為善未熟至其善熟自見受樂善惡皆

以熟言○又曰上章言理欲相勝之機此章言美惡相形之理上遇人欲邊多此存天理邊多○成玉弦曰熟字有許多漸次在惟熟乃見其美如果熟乃見其甘○王觀濤曰心如谷種必以存養為栽培以克復為芸耨至天机暢茂德性堅凝方是熟處○喬君求曰未熟其需之有候既熟其生之有机功在勿忘勿助之間

### 羿之教人射

徐倣弦曰天下事物必有法馳心高遠者厭常而舍其法用意卑近者苦難而欲賤其法故師勞而功半○又曰舍教以求射



舍規矩以求巧固不能有成而執毅以盡射之變執規矩以盡器之神亦非善學者之庸其師也故出入變化必存乎人

任人有問屋廬子

張賓王曰任人以食色之重者較禮之輕者故不見禮重孟子以禮與食色並重者較故見禮為尤重首節禮重見禮以品節乎食使不至貪饕次節禮重見禮以品節乎色使不至淫佚不以禮食如嗟來亦受不親迎是貧不能舉六禮○梁無知曰看上面說兩個禮重胸中儘自井々但了々于心未能了々於口耳○徐徹弦曰不揣三節是欲屋廬子心上明白至往應節方

是教他對任人的話○理欲須以大分較方為兩平信如任人之說是升寸木於岑樓而高卑倒置了要之非是之謂也假如以鈎金與與羽較則輕者反重々者反輕豈所論於金羽之常哉二節一反一正俱不露正意正意在下○季彭山曰食色若論其變則軀命所關即嗶尔可食後嗣將絕即不告可娶是食色亦有時重於禮○顧涇陽曰禮與食色非較輕重之所也今禮有遇其輕而屈食色有遇其重而伸必取一與金當一羽而禮始獲震於食色之上且舉其常而孟氏勝舉其變而任人勝是適為桓文也甚不可也吾謂禮無所不重食色而附於禮則

三刻冊補遺書 下孟卷十三下  
食色亦重否則否譬則附規而員附矩而方也滅性廢倫猶借之乎禮也

人皆可以為堯舜  
朱子曰孟子道人皆可為堯舜何曾便道堯舜更不假修為○  
黃葵峯曰古語為字本是着力而曹交述之只淺說人皆做得堯舜然字直決其可為○王觀濤曰如何則可只是愁不勝不是問為之法奚有於是即指形体言○為字是一章之骨下弗為與所不為皆與此應而曰行曰求皆所以為之也正發明可為之旨○無力有力全在一念委靡奮發上以一不勝匹離

者倏曰舉百鈞正形容人之勇怯無常惟所自奮只破他形體之拘○王觀濤曰力不同科如何人能為獲言只論其人能舉獲之任耳不勝是不勝堯舜之任○陸象山曰聖人教人只就人日用處開端不成在長者後行便是堯舜須是就上面着工夫○王觀濤曰弗為耳泛就聖道說是暴棄而不為所不為也專說敬長是驕肆而不為○尹和靖曰堯舜之道止於孝弟孝弟非堯舜不能盡自溫清定省以至聽無聲視無形直是通於神明光於四海方是盡○張賓王曰堯曰親睦舜曰克諧堯舜只是個孝弟孝弟只是個徐行堯舜難做豈徐行亦難做無

非激人以必為之意○徐華洞曰只此後長一念便是堯舜揖讓之思可見聖狂只在一念上分介○羅念菴曰天下之理莫妙於不思而得不勉而中然舍却不慮而知不學而能則堯舜之不思不勉必不可至○徐巖泉曰只合乎天則便是法服法言法行非必襲堯之故迹也○吳無障曰服堯三句全要在原頭上看原頭合件、合原頭差件、差孝弟之人橫來監去都是堯舜頓笑也是睡覺也是合處也是反處也是若不善看則言交在形体上說孟子又在衣冠言動上說高得許多○察交語意言得見郅君似不得則已言可以假館似不可則休分明

有驕貴態○王季木曰大路不喻共由只明白現前任人識取○姚元素曰歸字對願留說師者人所依、着道行道便是師何處非道則何處非師故曰有餘師

小弁小人之詩也

蔡虛齋曰小弁之怨高子謂為小人以其處父子之間而薄之也孟子謂為仁人又正以其處父子之間而取之也○王季木曰怨是丑述高子之意見非溫厚之体後凱風何以不怨方是丑自出己意言之○又曰詩雖主於溫厚然亦有當怨者必執彼例此便執一不通○越人與其兄所射總射有人於此之人

而已則從旁勸解故於越人則談笑只是不要緊於其兄則涕泣惟恐其以傷人獲罪○據小弁之詩未必無怨親之辭只是依戀不忍割絕正是涕泣而道這點念頭猶在仁孝一邊○吳無障曰小弁之怨實謂父子至恩何至一朝頓成陌路故怨非徒以自傷猶欲感悟其君父也若使父母廢我○就一手拓開畧無怨慮是以談笑而當涕泣之變不亦忍心害理乎○焦漪園曰凱風之過在身故小弁之過在國家故大○張賓王曰見逐於父疏矣又恣然無愁是愈疏○徐傲弦曰愈疏者若不為意不可磯者若無所容不為意者外之深無所容者諉

之暴故皆為不孝○又曰磯水激石非石怒乃水怒也石比母水比子○王觀濤曰舜五十時親已底豫有慕而已且其怨亦與小弁不同孟子只斷章取義見自古仁人孝子之用心自是如此

### 宋慳將之楚

徐傲弦曰挽回世道之具在賢者而寄以挽回世道之机在策士故孟子憐於宋慳○王觀濤曰將有所遇就不遇於楚必遇於秦說勿倒○世主構兵殃民畢竟是貪心所使若說以不利彼必求其所以利是以不利罷者必且以利而與故曰先生

之號則不可若說之仁義則殃民黷武之舉雖利亦不為永無  
構兵之日矣○下以事其君父兄則上必有以待其臣子弟故  
曰相接○王觀濤曰懷只把這件放在念頭上如懷抱之懷拳  
拳不舍懷仁義者以事君為仁義所當然而吾當自盡非謂舉  
此仁義去事君也餘亦然○吳無障曰懷利相接處緊要在去  
仁義上人心苟未至斬絕其於君父兄猶必有一念顧恋而不  
忍背之之意惟決去仁義無復良心而惟利是圖不復知君父  
兄為何物矣說得去字醒然後懷字十分精神○李卓吾曰仁  
義我所固有即去望其來復曰終則絕望矣終字有味○張

賓王曰懷利則有上下交征之禍故亡懷仁義則無遺親後君  
之心故王

孟子居鄒

通章逐段推明不遽說盡始言不報者謂不往見以答其禮也  
而其後有見有不見是終有報有不報矣既言不享者謂禮意  
不及其幣也若謂禮意在幣則二子均以幣交若謂禮意在見  
則二子均不來見是無成享不成享矣孰知欲來而不得來則  
季子之交皆寔意得來而不來則儲子之交皆虛文然後知孟  
子之見季子者報其意而非報其幣也根原只在處守為相四

字上分別○梁無知曰得間是喜其有可問之隙不是捉破綻  
○蔡虛齋曰為其不成享承上文深一步說言既不役志於享  
則所謂享者特其名耳寔則不成享也○焦漪園曰儀是禮意  
物是禮文多儀言禮意之厚志與物兩盡纔成箇享缺志一邊  
便不成享矣○張賓王曰不得之鄒有官守及他國二意得之  
平陸有為相及境內二意

先名寔者

王觀濤曰髡所致疑者迹孟子所自信者心通章只心迹兩字  
○鄭申甫曰髡記孟子一步緊一步始言名寔未加着一未字

責之猶寬魯繆節言雖不去亦無益總未必名寔加於上下也  
然猶以賢字與他至王豹節則直說其無賢無名寔可加也孟  
子說賢者難識：賢亦不在名寔間當觀其用心委曲微妙處  
若微妙處為眾人識破何足為賢○方文伯曰髡說孟子無功  
不知功之成：於用孟子是齊不用不得已而去反之此心人  
已之間兩無愧故屢託古人以見意章內數用字是血脈○徐  
鴻洲曰古之學者雖先自治而後治人然明德新民初非二事  
若髡所謂為人管晏之事功耳所謂自為沮溺夫入之行徑耳  
○名寔即功名二字聖賢所不道○夏九範曰髡意孟子由前

觀之則不成自為由後觀之則不成為人總未歸一故孟子以不必同曉之○張賓王曰上指君下指民名寔未加於上下云不會做得一些事仁就事上說即致君澤民處都是仁居下位是窮而在下就桀者湯使之復就湯者桀黜之也○喬君求曰如伯夷孑然不就其無私心易見若尹之就桀就湯惠之小官不卑似苟且於去就之間者然天理粹白處各了當自家心事心安即便理得何必迹之同而後為仁乎○徐華洞曰寧可使人謂我無益於國不可使我自有愧於心○道指其去就之迹趨指其去就之心三子揔是無私心而合天理故曰仁君子只

就本心上認真了去做何必在去就之迹上屑擬合此與後君子所為俱孟子隱然自寓意○王觀濤曰孟子願學孔子而此引夷尹惠又下及百里奚蓋只以淺形深如云奚不過一霸佐而有闕興亡如此况不為奚者乎○蔡虛齋曰為政是相國為臣是庶官○陳定宇曰魯之不亡尚以三賢在也否則如虞之亡求削而不可得矣○聲有曲折為謳長言為敬善哭而國人化之就悲哀盡禮篤於夫婦之倫上看○王觀濤曰內指抱負外指功業為其事承內來無其功承外來四語只一正一反○黃葵峰曰孟子非強說賢者未易識謂賢者事功必有人用

之而後見齊不用我故不得不去然其去也不欲倖窮日與孔子去魯一般但衆人自不知耳○梁無知曰孔子立心忠厚寧可自家擔一個不是而去蓋燔肉不至魯君之細故也而遂行孔子亦覺得過此以微罪自居便是不欲顯其君相之失非謂以君相之微罪而行也○蔡虛齋曰燔肉雖是細故然在魯君亦不是處故已亦有辭於去非全無可去之故也上句失在已下句失在人○張賓王曰仁義之出處與功利之出處原不相涉權謀之見解與道德之見解了不相關故曰衆人不識五霸者三王之罪人

董思白曰通章以王字作主天下不可一日無王五霸則已無王矣然猶知假為尊王今諸侯則求其假尊王而不得今大夫且至導諸侯以僭王是愈趨愈下矣王降而霸猶可言也霸降而今不可言也全要得他傷時意○姚元素曰自天子至移之總言朝巡賞罰征討之柄皆出自天子諸侯罔敢不聽而緊接是故二字以立罪五霸之案若分某為巡狩某為述職便緩散不精神矣○先王衆建諸侯總為安民計故朝巡即帶省民說入疆必首察其田土知其責讓而誅夷者必其殘虐於民者也是其所巡以此所述亦以此勿泥註而獨遺巡省事○張賓王曰



辟是荒地開墾治是熟田耕種賢以德言俊傑以才言○季彭  
山曰貶爵而後削地削地而後誅移則有讓雖是責他猶有從  
容遜讓俟其改過之心見王者德服意○討而不伐是命方伯  
帥諸侯討之不親去伐他以傷大體伐而不討是諸侯只承王  
命去伐不敢自己主張以侵大權○蔡虛齋曰五伯惟不奉王  
命必合諸侯之力以出於公正其假仁處名雖伐而實則討是  
其罪也○徐倣弦曰初命由身以及家再命由家以及朝廷三  
命由朝廷以及國四命是內以修政事而又恭行乎天討五命  
是外以應諸侯而又奉行乎天命五命皆天子之禁桓特申明

耳○輔潛菴曰世子必告於天子而立既立豈可擅易不孝  
是不子易樹子是不父妾為妻是瀆夫婦之倫○有德者尊之  
以位有才者畜養之以待用使人知才不勝德正以彰顯有德  
之士也○張賓王曰老幼是本國的別國卿大夫至此為賓庶  
人至此為旅世官恐爵及惡德無攝期庶績咸熙曲防有二意  
早則專水利於已涉則貽水害於鄰過糴如今之不放糧食出  
境○桓公申明五禁無非挾天子以令諸侯為他日用兵張本  
不然無有封而不告與無專殺大夫是刑賞皆當稟命征伐獨  
可自命乎以此相質彼將何辭○徐莘洞曰只說言歸於好不

三才冊補後言 下孟  
曾說犯禁者請命天子討之所以開後接伐之漸○姚元素曰  
長惡猶是君有此意而順之逢則逆探君意而誘之如富強之  
類故其罪尤大

魯欲使慎子為將軍

姚承菴曰魯之伐齊總是爭地以戰不知上犯王章下殘民命  
故孟子首說殃民就埋伏一仁字繼說然且不可亦是於理法  
上去不得總見君不鄉道不志於仁而為之強戰非君子事君  
之道也○王季木曰就利害言則徒殃吾民而必難取勝就是  
非論縱能取勝而不至殃民於理猶所不可然且二字中包况

未必勝意在○焦漪園曰慎子名利尊尚禽滑釐之術故云○  
張賓王曰滑釐不識卑承不可地方重諸侯分封重魯天子太  
公只伴說諸侯朝覲則天子有燕享賜予典籍蕪祭祀會同之  
制獨云宗廟者以世守言兩儉字見有定則○齊魯之地均非  
始封之舊而齊名非太公之齊但孟子方欲責魯故不暇論齊  
耳以一人而擅五國之封以諸侯而當天子之半是已有之土  
地且在所損未有之南陽決非可益也○仁者不為不但循理  
而不違制正應上殃民○吳無障曰當道志仁不平不但使之  
動不踰制直令中心志於仁而後已○張賓王曰務引二字重

不必君有不仁之事常恐潛有其心倘曰君之心以舉事則百姓罹其禍君即未有不仁之心又恐誤有其事倘侈君之事以為功則君心動於忍故務以格君自任况肯以必損之地殃無罪之民八今之事君者姚承菴曰通章專罪人臣見富強之策自謂利君而適足為君害甚非國家之福也由今之道節痛快激切若云欲安天下須是變今之俗始得○王季木曰我能為君者是各逞技能之辭關非開拓只李惺盡地力之類與充府庫是一串事道與俗一

般行之為道習以成俗倘由富強得天下恐民心離叛禍不旋踵必不能一朝居也

吾欲二十而取

白圭憤世苛歛故矯為此說其意甚美但非聖人中正之法與重歛者病則一般○吳無障曰商賈之智不可以治國家故子之道貉道句最重本論税法直說到華夷界限處關係甚大○王季木曰五穀二句見貉之所入少無城郭四句見貉之所用少故貉之道但可行於貉也無城郭等則無營繕之費無宗廟等則無犧牲之費無諸侯等則無禮物之費無百官等則無

廩祿之費去人論無君子之從前輕稅說來見雖欲件之減省自有必不可省者○言君子自諒得人倫况君子又維持此人倫者欲是私意欲之非理法所當然○周懷魯曰大貉小貉大桀小桀以重輕之甚與不甚言○賦輕不可復減其究必至復增如漢文蠲租減稅而武帝至筭及舟車此天地間乘除之理故不若什一之規萬世無弊

### 丹之治水

吳無障曰白圭自喜全在壅泉激水上孟子闢之只破他壅水之術言禹抑洪水之灾而圭反貽洪水之害前重順逆字後重

利害字○王觀濤曰水之道也言不以一己之私意治水而以水之道治水註只會意解耳水性就下而禹順之乃水本然的道理○丘月林曰水逆行承隣國為壑來泮水泛說歸重洪水上言泮水非他即開關以來滔天之洪水也仁人所惡之其害民

### 君子不亮

林次崖曰君子有必為之志方於事拿定要做若不亮則做也得不做也得又將何所執持○方文伯曰人惟自信得過方是非可否不能搖惑而能執之字中自有圓融不滯在與執一不

同○姚元素曰王荆公行新法滿朝爭之不得然而君子不謂  
執者蓋執而是則為執持執而非則為執着不可不辨  
魯欲使樂正子  
為政是舉國以聽故孟子以大用期之喜只喜其道之得行不  
問其為誰之道強非剛強猶云有力量智慮以聰慧言聞識以  
博洽言○袁七澤曰強智多聞必沾自好者故無他技乃能  
有容○徐儼弦曰強智等雖亦為政所不可少然終在好善者  
範圍之內○徐華洞曰正子之好善在為人二字上見蓋彼是  
善人則善與善相投未有不能好者○王季木曰好善就相度

說是休有容意優言其心之量并包字內以治天下尚覺有  
餘其用天下之善在言外○前面好善皆泛論至夫苟好善方  
着精神二節一正一反見好則天下且優不好雖國急難治正  
申上文意○王觀濤曰四海言其廣千里言其遠在廣內來  
告以善只是衆思集而忠益廣主於聽言未說到用人上○人  
將曰人字是別人訖予既知之是別人窺見不好善者傲然  
之態與其意中之言蓋不好善的多訖然自謂天下道理我  
已曉得不消人說的模樣訖是顏色予既知之是聲音距人  
千里之外彼人見他的言貌自然遠去有裹足而不前也○姚

三才冊補微言 下五

元素曰諂諛之人正窺見他自是故來逢他面貼諂諛貼諂總  
是媚悅的意思

古之君子何如則仕

吳無障曰因陳子疑其難仕故言君子可就即就惟異道之得  
行即有禮貌亦所不卻除非并其禮貌無之然後去耳甚而周  
之亦受君子豈為已甚者哉去只帶說○徐徽弦曰首以道為  
去就次以禮為去就末只因其周之意而受是特始就而已非  
仕也故不言去而去在其中○王觀濤曰所就三不執一途而  
後就也所去三不執一途而槩去也總見委曲意迎是接遇不

作郊迎說○言將字恐只發語詞或作嘗有言以許其行者○

蔡虛齋曰敬在心而禮乃其文猶云恭而有禮也言將行其言  
言行道忘行矣將云者以其未仕也故只言就○又曰從其言  
與上行其言不同蓋上即是行其道本文大者字最明○丘月  
林曰其次其下就所遇不同言○倪伯昭曰道是致君泽民之  
道言是因事納誨之言○飢餓見欲去而不能去受餽免死見  
姑就而不終就

舜發於畎畝

吳無障曰通章不重天心仁愛聖賢全重困之乃所以成之以

三才冊補微言 下五卷十三下 東觀閣

見困窮非禍為下生於憂患張本○徐徽弦曰發者奮起由已  
舉者甄拔由人此君臣之別○方文伯曰天生聖賢雖與他一  
副經綸宇宙的才德然非受許多磨鍊雖聖賢亦未必激發而  
堅忍而諳練况其在常人與國家乎○王季木曰首節總言聖  
賢皆由困而亨且勿露天字大任即君相之任是人即舜說諸  
人若者內有所憂勞者外有所役餓則飲食不充空乏則財用  
不足○張賓王曰心有所謀為而舉動之間若或拂之所以字  
與必先字相呼應動心是懲艾深而竦動其道心微者著也忍  
性足經嘗慣而堅忍其人心危者安也增益不能以才言只是

搯心危慮患深故達○洪覺山曰瞽瞍未底豫時還是舜所不  
能處○喬君求曰心所以動性所以忍就聖賢自家磨勵不原  
天說○徐徽弦曰無志人受天磨便倒有志人受天磨益奮天  
因材而薦能自樹者方能承天○又曰常人所得於天者未必  
為聖賢之資而天所望於彼者亦未必有民物之寄故止於曰  
作曰喻而已亦無大任是降也○王季木曰困心憂鬱不能自  
舒衡慮思索不能自通徵色為人所忿怒發聲為人所誚讓作  
則自知有過而振作喻則因人警省方知有過而曉喻作與喻  
所謂能改也○吳無障曰動心忍性是自進步困心衡慮是蹉

孟子卷下  
五卷下  
三下  
東觀周

三才冊補遺言  
跌而後轉步○徐筆洞曰出入似主人主說兩無字主人主自無之也只不把這兩件放在心上○王觀濤曰出入只作內外字看法家是世臣拂士是諍臣敵國是相敵之國如秦楚構兵外患是意外之患如奸宄竊發者然後知三字乃就上文總看出而發一議論非只收拾上文也○莊長孺曰生死字活看俱暗頂上三項來見憂患不必自阻安樂不可自緩有無限感慨意在○徐筆洞曰孟子不言生於困窮死於佚豫而言所以處窮處佚之心不然境值困窮而以安樂之心處之猶能生人否境值佚豫而以憂患之心處之仍能死人否信乎生自心生死

自心死世境中之天原無定局

教亦多術

徐儼弦曰言術便有個經畫區處在內如我欲教人直從而教之可也乃故意不屑教而使之自悟是術矣○王觀濤曰不屑而亦教則多術可知非止言多術中之一也術字見曲成之妙意○陳定宇曰不屑教非忍而絕之寔將激而進之也○王季木曰據我欲其感悟便是教誨不必待彼感悟而後為教誨也予字亦不必指孟子說



三刻刪補四書微言卷十四上  
 章句  
 魯子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三事一時並了元無次序不可將窮  
 理作知之事若實窮得理即性命亦可了○吳無障曰據通章  
 語意言盡心知性便是知天○總不出吾心性而至於事天亦  
 豈有外於心性哉必存其心養其性乃所以事天把這工夫做  
 到盡頭處即所以立命人只徹始徹終於心性上着力盡人合

三刻刪補四書微言卷十四上  
 章句  
 據朱子盡心是格致事如魯子之唯一貫事天是誠正修事如  
 魯子之曰三省立命是以此沒身如魯子之放手足而知免得  
 正而斃焉者也雖分知行原是互說不得看做判然兩截○程  
 子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三事一時並了元無次序不可將窮  
 理作知之事若實窮得理即性命亦可了○吳無障曰據通章  
 語意言盡心知性便是知天○總不出吾心性而至於事天亦  
 豈有外於心性哉必存其心養其性乃所以事天把這工夫做  
 到盡頭處即所以立命人只徹始徹終於心性上着力盡人合

三刻刪補微言  
 下孟卷十四上

天更無餘事○心體完全原無障蔽知處即盡實無後先不巳  
便存無害即養不魯於盡心知性上增添得此子而存養到熟  
處便是不貳亦非深一層○朱子曰人能盡其心者只為知其  
性此句文義與得其氏者得其心也相似必知其性然後能盡  
其心○徐岩泉曰就盡心上表出個知性來○朱子曰盡心與  
存心不同存即操存求放之事是學者初用力處盡心則窮理  
之至廓然貫通之謂○又曰盡只是十分周足無少缺漏處存  
是初間固存到得熟後也只是存這存字無始終○徐岩泉曰  
存者綿々若存也言存而養在其中○吳無障曰殀壽不貳只  
振起修身俟死是一串事言人命數有殀壽吾心性工夫豈以

殀壽而疑貳阻易其心哉只管修身死而後已此非不二於死  
生之際乃不二於修身之學也勿把殀壽應首節修身應次節  
命字斷以理言○方文伯曰世間寔難決捨者惟死生事此處  
看不破便有微福避禍的念頭此便是疑貳處今殀壽既不貳  
而凡吉凶禍福都動搖我不得則命在我掌握雖天且不能違  
故曰立命

莫非命也

張雨若曰此即上章立命之意令人開口便說有命委天數而  
不修人事不知人事盡而不得方可言命耳故能盡道即不幸  
而死亦謂之正命不能盡道即幸而免亦不謂之正命乃知命

之正不正皆我自為之命固無不正也○吳無障曰首言君子當順受而不當立岩墻以申明上脩身俟死意下只承上而斷之言必盡道而死乃為正命若桎梏死者亦與岩墻等耳豈正命哉語本相連貫下非解正命非正命之說○朱子曰莫之致而致者命也若在我無以致之則命之壽夭皆是合當如此如顏子之夭伯牛之疾是也○莫非命也連自取者亦在內然曰非正命者孟子却不喚做命亦教我之意云耳○吳無障曰順與逆相反如行險僥倖與命作對此便是逆一味修身待其自至此便是不與命為忤故曰順○受非只糊塗順天暗合下盡道意在○朱子曰人若謂其有命却去岩墻之下立萬一覆壓

却專言命不得人事盡處便是命○王觀濤曰立岩墻是借言凡自取凶禍者皆是也盡其道而死是命固當死義亦無愧於死非我自致之故曰正命桎梏死者是實有罪的人若治長縲紲又非所論○桎梏死亦可寬說人為物欲所束縛比桎梏殆有甚焉○問桎梏死者此乃自取如何謂命曰亦是自作而天殺之但非正命爾

求則得之

吳無障曰此章只言求在我便有蓋求在外便無蓋以深著我之當求而外之不必求更不問我之為我者何如外之為外者何如蓋章旨是以我外別所求非指內外之實也○我只空說

即下萬物皆備之哉也求是隨處體認隨時涵養工夫與操則存思則得之稍別○方文伯曰世人有求即思得不知得須求得妥當惟在裁者隨求隨得否則雖求不得正將得字喚醒人○王觀濤曰言有道只是制人之求非謂求之有方也既是妄求安得有道總只言其必不可求耳○吳無障曰求之有道者在名節不可棄廉耻不可捐分義不可越豈容妄求縱求之亦自有命不可必得語氣多少轉折只是要人絕無益之求○得之由命非汝求之、功不得亦由命益見雖求無益是不問得不得其於小人皆枉做也

萬物皆備於我

張雨若曰人與天地萬物一氣流通只有這點靈明如何可以形骸自間隔了故萬物皆備於我真是魚躍鳶飛活潑、地分明仁者氣象○方文伯曰此章總是論仁首只推出個源頭次說一個樣子末方是求仁的工夫反身而誠完其在我者也強恕而行則求其在我者也○朱子曰反之於身有些子不實則中心愧怍不能以自安如何會樂○倪伯昭曰此理原是於吾身故曰反身反字說得輕○李東一曰仁生理也樂生機也樂非快活之謂直是心體中生意流動充滿油然而沛然無不順達此正可以見皆備之氣象

行之而不著焉

此章還是致望於人。虛口氣言行不著習不察所以日用而不知是惟無行之必求其著可也。是惟無習之必求其察可也。要得他言外微動人意。○徐徽弦曰著與察俱指本体而言。著是初見本体之呈露。察則見之愈真。全体瑩徹矣。似不必分當然所以然。○李卓吾曰第二語多一矣字便多。少恠嘆。○人不可以無耻。○張南軒曰耻者羞惡之心也。耻吾未能進於善則善可遷。耻吾未能遠於過則過可消。苟漠然無所耻則為無所忌憚而已。故人當以無所耻為耻也。○耻之於人大矣。

吳無障曰耻心關係人品。人字宜重看。人若知耻還有悔悟自新。改行從善日子。若恬不為耻則毀名喪節何所不為。故曰何若人有言只消無耻一件不如人件。多出人後。○鄒嶧山曰機械有制服人意。褒詐有狂誘人意。○吳省菴曰用字要味耻非彼所無。彼自不用耳。○姚承菴曰人惟慣熟于機變即感觸亦不知規切亦不入。如不識痛癢者然。曰無所用耻真所謂良心喪盡者也。

古之賢王  
鄭申甫曰觀何獨不然四字意却重賢士一邊。蓋為戰國妾婦之徒發也。士不自重柰何使人重之。○程竹山曰蒸豚之醜以

禮而不敬兼金之醜敬而不以禮故致敬盡禮兩言之

孟子謂宋句踐

徐傲弦曰人欲說人必先於身上自己得失一毫不動然後志  
意舒展言語得盡故孟子於句踐先以囂之告之○又曰尊德  
以下只明囂之之故而遊說在所畧○不論人知人不知一味  
囂之故兩用亦字想見孟子胸中充然自得外邊之遇不過毫  
不在他念頭上○在我無可尊可樂雖欲強為囂之而終不能  
無慕於外未可以囂之也可以字宜玩○湯霍林曰義正而嚴  
有泰山岩岩氣象道雖不離義却又寬些○張南軒曰達所不  
離之道即其窮所不失之道也道言体義言用互相明爾○陳

定宇曰內盡修身之實而名自著見於世非君子欲以自見也

○徐玄扈曰處勢雖窮猶然故吾故曰得己○鄒東廓曰識取  
善字本體即逆順境界自不得移得志與民由之故曰兼不得  
志獨行其道故曰獨之時善不曾減兼時善不曾添故陋巷簞  
歌與平水土樹稼穡同道○任其窮達境界變遷而吾非獨善  
即兼善無所不可是全不在一毫事功上着脚須看兩則字精  
神

待文王而後興者

世多以氣拘物蔽為凡民超出凡庸為豪傑不知人性皆善能  
反異為同人人皆豪傑矣○李見羅曰凡民固非天生豪傑實

由人作待者何等待也只一待字斷送了多少人○徐徹弦曰自古帝王君臨天下直使民會極歸極而文王以風教作人能使人奮發興起所以獨言文王○王心齋曰凡民與豪傑只在一念肯不肯之間

附之以韓魏之家

王觀濤曰附益也只是本無而倏加非既富而又益之也歛然只是如常非又加歛曰不自滿者乃就自家視自家非謂韓魏之家猶不滿其願也別人倘驟得之便自家看得十分大了君子却視未有韓魏時無異分明見得我本無物物本無加於我故不徒曰歛然而必曰自視歛然可見矣○徐徹弦曰附之云者若贅疣然於吾身上添一物也

以佚道使民

李象一曰佚道不必定是一勞永佚佚道不必定是除惡保善只就上人之心言蓋道者此心之天理也上之人即勞且殺之亦皆天理所當然况以不得已而勞他殺他要是此心原欲佚而生之也○夫治無意而已矣虛舟之觸編心弗怒網罟設則魚鳥驚矣是有意無意之別也

伯者之民

吳無障曰此因王伯之民氣象不同而想見王道之大主意只歸結王者身上先儒謂王之民雨露之草木也伯之民桔槔之

夏畦也可謂善論王道矣○張雨若曰殺之節正見他皞皞之慶  
連殺也忘豈但不怨即如草木生於天地間遇秋則凋而不知  
誰為之虞劉遇春則榮而不知誰為之亨毒直是帝力何有不  
識不知氣象○李秉一曰王者政教所及便有心思存主其間  
存只從過上見得民踴躍不変處便是化既化則無迹神妙而  
莫知其然此便是神之神亦從化上見得過與存非兩項化與神  
非兩時○吳無障曰謂之曰存似乎有可捉摸矣不知根於心  
源而實運於六合周於萬方而實妙於方寸若近若遠非有非  
無故曰神之神者妙萬物而為言者也且存非虛寂之存即行政  
時亦自存神但不著聲色耳天地之神化自然流行今王道無

心王民亦無心就他無心自然處想見同流氣象○小補只是  
美事只選此子補綴其所補者小王者覆冒無涯說不得個補  
字

仁言不如仁聲

牛春宇曰入君治天下惟有政教兩端發之則為言播之則為  
聲非有二也善政善教正是仁言仁聲的實事善在仁內得民  
乃所以入民者耳無兩層○胡雲峯曰仁言只發於一時仁聲  
已著於平日其久暫已不同仁言未必其能行仁聲却有其行  
事其虛實又不同○民畏非重足而立乃執之粟之奉守法度  
也得民財非剥民奉君乃生有道取有節而百姓足君孰與不



是也

人之所不學而能

吳無障曰此章只把不學不慮看得重便見這愛親敬長是所性而有的若非吾原有是仁義如何合下生來使人有以此愛敬直是達之天下無不同也人欲盡仁盡義惟無失其孩提稍長之真心而已因世人疑仁義是人生以後勉強做出來的故為此言○顧涇陽曰孟子見人自暴自棄有是四端而自謂不能語及仁義都莫敢承當於是特標個良知良能出來言你看孩提之童他何嘗曉得學且慮却個個曉得愛親敬兄而愛親敬兄非他即你何所不敢承當之仁義也你将謂學也不能原

來不學自能將謂慮也不知原來不慮自知於此轉個念頭必有慊然踴躍者既不學自能安得學且不能既不慮自知安得慮且不知於此又轉個念頭必有翻然振起者矣○徐岩泉曰愛敬只言知之自包得能在○陳潛室曰達乃達道達德之達言人心所同然也無推此及彼之意○王季木曰天下人各一情識人各一意見只是生於形氣之私若愛親敬長達之天下無不同可見由於性命之正不生於形氣之私所以為仁義也註一人之私向不用達之天下亦不專主孩提稍長言

舜之居深山之中

張西若曰此總形容大舜的心體所謂洪鐘未嘗有聲由叩乃

有聲也初無心迹之說○程公泰曰方其無思無為寂然不動  
豈獨不異野人亦將不異木石○吳無障曰論大舜曾中蘊籍  
畢竟有異但其所以異者特一點幾希覺性而已○徐徽弦曰  
江河之決則衆水會為一源而勢不可禦聖心一有感觸則萬  
善會于一心而不知其孰為人孰為我此正舜之善與人同也  
○方文伯曰惟能溥博淵泉故能時出莫禦且未說到躬行只  
形容他心境中靈通圓應之妙莫知其所以然而然  
無為其所不為

朱子曰人心至靈其所不當為不當欲之處何嘗不知但初間  
自知了到計較利害却自以為不妨但有冒昧為之欲之耳今  
既知其所不當為不當欲者便要這裡截斷然不為不欲故  
曰如此而已矣○吳無障曰孟子全是把真心提醒人如不為  
不欲此真心也只要說得此四字重便自得解會吾心之真是  
真非別無所為是非即無為無欲有一刀兩段之意如此而已  
矣更無別事○倪伯昭曰雖為主事欲主心而所以不為不欲  
者皆心主之

人之有德慧術智

只見事理通達者便意其智慧過人不知此德慧術智往  
從艱難困苦中得來甚是不易如毓孽便是樣子○林次崖曰  
德慧者其德之聰有以灼事幾於未然術智者其術之巧有以

善事理之當然○疾疾不是疾病只艱苦拂鬱常帶此不適意  
處○三季木曰操心是恐懼意慮患是脩省意蓋操心危是恐  
懼不敢自安然空々恐懼何益又必慮及未然之患而設策以  
處之却是慮患深不必分先事臨事

有事君人者

張雨若曰註言人品有四等其實容悅之臣不在數特借容悅  
字引起安社稷為悅耳○徐徽弦曰事君人者以身徇君安社  
稷臣者以身徇社稷天民則無所徇矣然猶天之民也至於大  
人則吾之為人吾自大之先天而天勿違後天而奉天時雖天  
不得圓之矣天民有所不為大人無所不可然縱之不是第其

高下○看事是君三字便見他隨所事為容悅之意○徐玄扈  
曰說到正己物正便有主持世道挽回氣化之意光景可想

君子有三樂

吳無障曰三樂說得極其痛快方能壓倒王天下之樂父母俱  
存則得以致吾孝兄弟無故則得以致吾弟即事親從兄間有  
樂則生矣一段光景故曰一樂俯仰天人不愧不怍如此做人  
在天地間生平無未了之事心中無未了之願雖夢寐也安穩  
雖蓋棺也瞑目盡性君子說到此真是心暢神怡不覺手舞足  
蹈故曰二樂○丘月林曰天之所賦者無不全則于天無愧人  
之所同者無不盡則于人無怍克己原是高一層意○三樂之

中以不愧怍為本設有愧怍即對父母兄弟猶自無顏况於天下英才乎○蔡虛齋曰英才只以資質言既教之又養之俟其成也○王天下不與只形容君子之三樂有甚于王天下之可樂也如中天下定四海猶曰君子樂之正為均之可樂而終不加於吾性則亦終不比於三樂耳○天人不同也○  
廣土衆民○  
吳無障曰此章畢竟為推明所性而發大行不加窮居不損非性之貞過之謂只是所性與外遇全不相干涉其根心與脾胃面盎背步之說入裡面來全把在外之遇與在我之性相較對故吾道大行究竟亦是性分內事○但有此廣土衆民尚未施澤

也故只欲之而已註可字當味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則極其廣民極其衆而又曰立曰定則已澤加於民了故樂○蔡虛齋曰言中天地而為民物之主見非偏安一隅○林次崖曰分者分也其所分者即其分也天以理全賦於人而人全受於已便是其合得之分也自其繼善成性之時固已定矣○朱子曰仁義禮智根於心便見四端着在心上相離不得才有此子私意便刻斷了那根便無生意且見得有這心便有許多物在其中○吳無障曰君子所性只根心一句道盡了下畔盡等見四德根心有無限妙處欲樂是外面浮事業所性是君子真蘊藉二者相形宜君子不以彼易此○李見羅曰根字宜玩味譬

之樹枝葉皆可見惟根不可見然所以發榮滋長者皆根為之  
○成玉弦曰根須是有工夫栽培灌溉不然何能生之有○王  
仲山曰不言而喻只形容順應之妙默而成之動中天則無俟  
安排布置耳說不待吾言便着相○湯霍林曰四體默喻即是  
從心所欲不踰矩

伯夷辟紂

張雨若曰此章專為伯夷太公有西伯善養老一語目慨當時  
不行文王之政也文王之養老只薰其妻子使養之所以為善  
全要見王者皞皞氣象若家賜而人益之則為驩虞之政矣○  
伯夷太公同來就養而意念不同一箇是慕周政之清明而來

一箇是欲定一世而無其主聞文王賢故釣于渭以觀之○揭  
出治岐之政正見文王養老之法即陰寓其間為下制其田里  
四句張本伯夷太公所謂西伯善養老者以此○謂之凍餒非  
真凍餒也帛或不足或不繼只略有此不飽煖便謂之凍餒  
盛世養老之政可想

易其田疇

此為當時政不恤民而發通章重足民上而所以使之足者則  
在首二條民足則知禮義有不由他不仁者然却非歸結在仁  
民上○王觀濤曰易田疇使得盡力於農畝薄稅只是什一非  
又減也非時者不妄食非禮者不妄用皆指教民言○王三原

曰上之人若取民無制何能令民如此○未富之民其用易窮而已富之民其用易侈故財不可勝用只使之常富耳上下相象說○水火菽粟並生於天地原無偏贏縮而吝否異心則以水火足而菽粟不足也仁則民知禮義必不吝私其財但不只在有無相濟上說○李秉一曰仁是人的本心生養足民自得其本心教化又在後

孔子登東山

吳無障曰言孔子之道峻絕得極了就使觀之者也須在本原處探求則志於聖道者何可不在本原處着力故志道如流水然亦曰成章後達而已○又曰聖道大而有本

大中者

出非謂既大又有本也首節俱假借形容之詞固不是喻亦不作實說○王觀濤曰孔子登東山一氣說勿斷惟聖人所處既高故人見之者大本文故字自明○又曰東山不及太山之高聖道却無兩樣只是在一國高乎一國在天下高乎天下註視下益小非謂孔子蔑視國與天下也但據地位言之若有不足當其一盼者聖言與水不平難為言非止異端曲學難即立言見道稍不及聖言之精當亦難○吳無障曰觀孔子而不得其術則孔子所以為孔子者且無從見而亦何以渺天下之道術哉故觀孔子如觀水然觀孔子如觀日月然乃得孔子之深處○王觀濤曰水非有源那得如此湍急容光必照言有一隙可

容其光者亦必照也源與明即是其本不得別討個本○張兩  
若曰本只在吾人心上即志於道志字從一念默契合處說工  
夫從心上起自然日積月累漸成片段○徐徽弦曰由善信而  
至美大聖神節：都有箇成章在方與盈科後進相貫○吳無  
障曰成章不重文章外見蓋下學工夫做到盡頭處自有一段  
精采煥發而不可掩成章只見其工力之到耳學至成章便與  
聖道有相湊合處若非有根本實地工夫豈能驟焉以達於大  
哉

鷄鳴而

王季本曰通章重一問字即從首二節看出非推其所以然也  
人但見舜蹠懸絕不知其初只在善利之間舜蹠之分實在於  
此兩徒字竅活言此是舜一邊人彼是蹠一邊人舉念即是說  
漸為便差○看一起字一為字便說從此而至且畫亦不好但  
曰雞鳴正人初醒眼時善念惡念俱在此萌動必就心所發端  
言乃見獨知所自決也○徐徽弦曰孳：只是此心專一不分  
心一向於善純是天理用事雖未行善事亦是孳：為善不必  
說到作為上舜蹠如何說得分只作聖狂二字看○首雖舜蹠  
平說似偏重蹠邊莫說錯走路頭方是蹠即時：在善念：是  
善而一時一念稍差便不免為蹠終身品格始自雞鳴一念柰  
何不慎○李衷一曰間與幾字少別幾是念頭初發而發念分

際處則間也一條路從這邊去一條路從那邊去非間而何○  
人心只有善更無利故一出舜即入蹠辨在毫芒曰間者危之  
也若是利與善中間原無可駐足不得以兩念相持未決而謂  
之間

揚子取為我

方文伯曰此章發明執一之非只重一權字權即聖之時也時  
仁而仁時義而義時中而中故吾道千變萬化無所不可○張  
雨若曰天下理一而分殊隨時以變易執一為我則不復知有  
人而併其所自為者悉非執一兼愛則不復知有己而併其所  
為者悉非執一二氏之中則不復知隨時而併其所為中者

亦非故說舉一廢百○楊墨立意一偏直到不拔一毛與摩頂  
放踵亦所不顧此正說他執一與子莫猶執一也相關○王觀  
濤曰取者僅足之意如一室僅取容身之取為我與為己不同  
為己是修己為我只是自私為我兼愛不是楊墨自立此名目  
總是孟子形容之詞○方文伯曰子莫執中不是參酌二子而  
執其中蓋參酌便是權只拿定為我兼愛之間而堅信為是  
也○吾儒雖筆駭陋巷不嫌遺世雖過門不入不嫌趨時若時  
當為己却又兼一分為人時當為人却又兼一分為己便不成  
箇學術○吳無障曰權即是中固有子莫之中故又摘一權字  
以破之蓋權正虛靈活處如揖遜放伐同歸於中權之者當



也○所惡執一較重子莫上只將楊墨引起○徐玄扈曰如孔子之仕止久速當仕時便仕之固一也然止久速之理依先還在到用得着時便用他不廢這箇道理

饑者甘食

莫無障曰此就世味中推究人心受累處非慨世人戚之於貧賤之謂○朱子曰饑渴害其知味之性飲食雖不甘亦以為甘利欲害其義理之性所為雖不可亦以為可○梁無知曰只為甘字壞了人若在不渴饑者觀之方將嘔吐之不暇而况甘之乎○莫中江曰孟子只借饑渴之害移在心上說不直道破貧賤二字○說者謂人心為饑渴所害如噤蹙嗟來皆是也反說

得淺了味亦皆有三字是害心非止一端原不粘在饑渴上說○王觀濤曰人心皆有有害要說出一個垂涎富貴的情狀方應得甘字來○人情後之於富貴而甘受萬鍾亦只為饑渴的念頭打不破○人能過人決無不及人但兩人字稍別且只說過人着不得憂字要知人不憂分量之未至而惟憂識趣之不高未有超然世味而尚憂不及人者此入字雖指聖賢只宜虛說

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

徐玄扈曰惠惟能介所以由之不自失若無此一段亭之物表之氣象徒然與世俗淳沉何以為聖○又曰此雖微顯闡幽然其介處亦只在和上見得○得三公則失其介之若以三公換

也○王觀濤曰只說與以三公必不苟受不兼奪以三公言

有為者辟若掘井

王觀濤曰有為者直是奮發與顏子有為者亦若是相類不只  
是有所非者舊兼學術事功言近純以心學者味猶為棄井况  
未至九仞者其不宜止可知○徐岩泉曰水在地中只為土掩  
着理在心中只為私意掩着沙泥漸去則源頭漸近學者煞要  
克己淘得此心十分潔淨方得源頭溥博淵泉而時出之矣若  
一歇手前功盡棄

堯舜性之也

徐傲弦曰堯舜湯武五伯總是一箇性但堯舜是性生者湯武

身之以後其性五伯之資不讓湯武乃置自家真仁義不用而  
外尋個假者以自文如裝成戲劇雖甚逼真終非己有○王季  
木曰常言帝降而王之降而伯此語非也似論帝王有優劣○  
朱子曰性之性字虛合下稟得合下便將來受用○王觀濤曰  
堯舜非不身行此道也但他天性渾全道理只從性中流出故  
曰性之湯武非失却性而始反求之身也形色天性身與性非  
兩但不是任性而出實從身所脩為上來○又曰五伯假之只  
在事跡上看如內則驩虞小補似仁義施於民外則會同征伐  
似仁義及於天下久假即是不歸言其假之久而安也如借人  
物久不還人一般○惡知非有乃提醒假者之詞言五伯一向

三才冊不稽言 下益卷十四 十八  
久假仁義那自知非真已物蓋哀其不知反也非因久假不歸  
然後知其非有

伊尹曰予不狎於不順

王觀濤曰太甲敗度敗禮伊尹不忍習見故放之於桐欲使改  
悟看後賢者二字只借伊尹發論以儆後人不粘尹說○方文  
伯曰兩個民大悅見伊尹之心足以取信於天下始悅其能正  
君而終悅其能成君公天下而不私全在此上看出○徐倣弦  
曰伊尹心事如青天白日篡竊之徒自不敢以尹藉口且伊尹  
借亮陰之義而放之桐亦不明言其為放也霍光之舉所以為  
不學無術○趙氏惠曰孟子論夷惠言其隘與不恭尹獨不言

其美所謂無尹之志則篡此任之弊也其慮天下後世遠矣○  
則可之云亦見是他不得已處

詩曰不素餐兮

素餐之論原非欲君子必耕而食只以無功而傳食為不可兩  
其字指上是國言曰居便非任既不任便知用之只是用其言  
如告文公行井田之類從之只是從其教如使國人矜式之類  
俱作已然事有功於君民總見君子有師世之功也賢于耕而  
食者萬矣矣故曰孰大○安則無危得常享富尊則無上自然  
顯榮語似連說

士何事

士已任則志見於事未任則事蘊為志是尚志即其事也尚是高尚言不卑污其志耳尚字着力言只將大人之事料理於心而已○王季木曰殺一無罪四句只泛論其非仁非義而士之志則所居惟仁所由惟義倘膺一命肯取非其有乎肯殺一無罪乎故曰大人之事倍矣舊謂是志中籌度之語見我若得志必有所不為覺居惡在皆成贅語○王觀濤曰仁義須更不離若說他日之居惡在路惡在則今日之所居所由者將何如要見目下便是安身立命處○吳無障曰提出為大人事未正見士具大人的體段王子何得以無事輕之

仲子不義與之齊國

王觀濤曰仲子實無與齊國之事特因其平日不食不居之操推其心而設言之○徐倣弦曰夷齊泰伯之讓為父子兄弟之倫也讓國而無妨於大倫則其節槩之高猶自可取今仲子廢人倫而讓千乘之國則讓國為小節廢倫為大罪矣亡親戚君臣上下是仲子實事讓齊國是虛事以虛事形寔罪此是孟子鼓弄手段○不受齊國與祿以天下弗顧者何異而謂之小廉正暗對下大倫者人莫大焉帶下讀言人更有那一件大於亡親戚君臣上下者亦暗藏一罪字在今仲子辟兄離母不食君祿則倫皆亡之齊人顧以其小者信其大者奚可哉

舜為天子

林次崖曰此章就各人所處說未及權變處是就天理極致處說都未粘着人情上○徐徽弦曰周官八議之典自有議親議貴二項臯陶終不成執天子之父舜終不成竊負而逃此只言聖人之心耳衛軌惟無此心故行得全錯○吳因之曰執之而已矣只模寫當日臯陶之心惟知有法雖執法亦所不顧模想當日舜愛親之心惟知有父雖天下之大亦且不暇計也○嘗疑臯陶而執法將置天子於何地舜而欲逃則六合之內逃將焉往且臯陶既執舜又何得輒去即能潛匿舜何面目立天地間說者謂只推舜與臯陶之用心則說得行不得安在聖賢善處變也吾意孟子蓋言在臯陶只管自執法在舜只管自避位

其間聖賢神化之妙用固有寓於言意之表者人自不知耳○倪伯昭曰有所受是受之天非授之堯也

孟子自范之齊

王季木曰通車重居廣居上因感觸於王子而起其端又旁證於魯君而暢其說即居移氣養移體二語便含有居廣居意在○朱子曰居公卿自有公卿底奉養居貧賤自有貧賤底奉養言居則養在其中○鄒嶧山曰氣者體之充體者氣之寓○王觀濤曰氣是氣象體是體態居尊者氣自覺軒昂養厚者氣自覺舒暢大哉居乎非贊羨也泛言關於氣體不小盡猶槩也言一槩是人子廣居隱然說仁君子居之若依以為宅然○方文

伯曰此非吾君二句是訝詞不是疑詞已明知其非吾君但訝其何以恰相似耳聲亦氣之發於体者故氣體同而聲亦同食而弗愛

王觀濤曰愛敬說污淺如聞其名而羨之氣其窮而收之是愛也與尊德樂道自別幣之未將不是釋恭敬之義只要見幣帛不可為恭敬以起下虛拘意耳拘是羈縻之意虛拘亦把個空套子拘留他君子豈可以此留得他住不重君子不當留要重人君不能留上○蔡虛齋曰常人初交以幣帛亦只為心中打不過這打不過處亦是粗○恭敬的念頭日漸一日併這意俱忘之矣○湯霍林曰當時只以幣帛為重故言恭敬又在幣帛

之先非謂有恭敬又要幣帛以將之也

形色天性也

吳無障曰形色天性非形性合一之謂蓋言形色不是空之一個形色乃是天性靈明發竅於此衆人視為血肉之軀把這性來戕賊壞了而高談性命者又墮體黜聰離形以言性故惟聖人能盡性以踐形要重看一性字○王三原曰不是形色有天性即形色就是天性了若能心還他箇心耳目還他箇耳目更無虧缺若實踐之者然踐者填寫之謂也○王觀濤曰人若虧了一分天性此形色便有一分虛浮不實處亦只是一個天性隨處充滿便是踐形○朱子曰有這形便有這色所以下文

只說踐形蓋色便在形裏面○言性而必曰天見不假人為也  
聖人踐形亦妙在自然合理上

齊宣王欲短喪

吳無障曰通章要看得短喪重然後見教以為暮之不可看得  
終見重然後見教以徐之不可全重責也○王  
觀濤曰是猶二字直貫到底教之孝弟只承終見之臂說短喪  
在言外味註彼當自知及至情非強可見教以孝弟之旨趣蓋  
人方悍然終見直禁之未必聽惟動以至情彼自知見之不可  
終矣○程竹山曰不得為而為則數月為多見為王子請者之  
是得為而不為則暮為少見為齊王解者之非歸重也說謂夫

二字方有着落○張兩若曰孝弟是把孩提的真心點醒他有  
此一點心加一日猶三年也

君子之所以教者五

王觀濤曰五段只重教人不重人能受教上惟私淑及似就人  
說畢竟是君子教澤所及若教澤不廣欲私淑無從矣○李震  
一曰道在微妙處自是說不得除是學力足色自家有箇悟頭  
略一點醒即便領畧融然自化如草木之得時兩條然勃然不  
知所以然而力殆不至此○王觀濤曰此時將達未達君子迎  
機而告以上達之妙不先不後適當其時故曰如時而朱子謂  
德是天資純粹者財是天資明敏者不兼學力說恐兼亦不妨

成對虧言達對滯言養之純則不虧其體矣範之正則不滯於用矣○朱子曰艾蒿草也自艾淑艾皆有漸絕自新之意○淑字進善邊多艾字去惡邊多

道則高矣美矣

王觀濤曰道有定體故教有成法道是教的原委處說教不可取道即在上○徐玄扈曰丑說箇高美恰像箇道是君子做得主的更高便高要低便低不知道則如此君子亦做不得主○李彭山曰高矣美矣言高者美也所重在高故曰若登天然○朱子曰這道理聖賢不是不說自是那妙處不容說然雖不盡說道理活潑的早已呈露○徐玄扈曰如射者只有引弓法

却沒有中法然中法已躍如乃道妙自然非君子有意如此○焦漪園曰引而不發君子固是如此學者亦要君子如此蓋道理要自己理會出來便有無窮妙處若自己未見到那地位教者就容易與他說了他便不復深思而自得之便是口耳之學○中道而立或者認作大中之道則而立字如何解能者從之言只在人自悟不能亦聽之而已非君子所得使也只為丑看這道也高得極了故言君子之教只立在現前原跟隨得上豈若登天之難只粘着躍如一邊說便自入解○王觀濤曰立字極有味是個決不可遷就之意正與下從字應譬如君子在中路站立聽那能者跟上我却不去遷就他能者是箇善學者從



之與雖欲從之例看從則與之為一也

天下有道

焦漪園曰殉道殉身是以己為主也殉人是以人為主而依附之也已為主進退之權在我人為主榮辱之權在人○王觀濤曰殉謂以死相從猶云死緊跟定也非以道殉身則以身殉道身與道總不相離若以道殉人則道與身離矣曰殉人者隨他起隨他倒亦跟定不離故曰殉○有道無道須側說殉人便枉道道字虛活看未聞口氣有太息當時意在

王觀濤曰若在所禮若宜若也禮主答問言只不答其問便是

不加禮○徐玄扈曰公都子說若在所禮便是病處挾貴不是我貴了不怕你不我答是他心中道吾貴的却能忘了貴來下學有這意思便是挾貴○挾長只恃其年之大非必長於師勲勞指有功於師說故謂已與師有舊好皆所不答為其心不虛非吝教也有二暗說是挾貴挾賢

於不可已而已者

姚象菴曰已以處事言見該做的決已不得薄以待人言見該厚的決薄不得進以修為言見該從容的決性急不得此就人情所必至者以示戒也○王季木曰說者都云事在可已者皆無所不已若果在可已正是合該的何必責他○蔡覺軒曰

進銳退速其病正在意氣方盛之時已有易衰之勢不待已衰後見也○王觀濤曰進銳者不是真心求進只是個浮氣浮氣最不耐久○鄒東魯曰進銳者未能得此又欲面彼其究年無成功

君子之於物也

張兩若曰此章語氣直下上說君子之施恩不過其則下言只因其分而為之施也弗仁弗親亦自別人看他如此君子却初無分別心○方文伯曰親與愛總是一箇仁但有厚薄遠近之不同故親即仁之最厚處愛即仁之波及處非有二也親之仁句只重一等字不在由親及疎由貴及賤上○陳定宇曰暴殄

非愛梁武宗廟不用犧牲亦非愛蓋以仁民者仁物無怪其於民反不仁也墨氏愛無差等是以親之者親民無怪其于親反不親也皆倒行逆施之道

知者無不知也

方文伯曰此章論人當善用其仁智而慨察之為智煦之為仁者昧輕重大小之別即與末章之問察一般此豈知急當務知急親賢者哉大智不必職詳大仁不必躬濟兩急字最重堯舜輕只借來做個樣子○必不編物而知乃所以無不知不編人而愛乃所以無不愛非謂可以如此而不為○王觀濤曰當務空之說不必指定何事蓋亦隨其時事不同堯舜如治水教稼

敷教明刑此便是他先務○徐徹弦曰堯不得舜不得禹臯陶便引為己憂若有不容一日緩者何急如之堯得舜便九男事之二女之馬又舉而加之上位舜得禹臯陶便使作司空作士師與之都兪吁咈於一堂之上何親如之○急當務與親賢為務是論盡仁盡智之方非示以去煩就簡之說○喪服之不盡見薄於所愛屬不仁飲食之不敬見疎於講求屬不智然只借來說不知務的模樣非正言其實也與上當務親賢為務正相應○張南軒曰孟子所譬特言舍大狗小者為不知務爾非謂能三年之喪則總小功不足察無放飯流歎則齒決不必問也

不仁哉梁惠王也

張南軒曰仁者推其愛親者以愛人不仁者以其忍於他人者忍於其親仁不仁之別其端甚微而其流如此○本文兩及字微不同仁者之及是推及有充廣意併其所不愛者皆愛也以仁者之及是波及有連累意併其所愛者皆不愛也○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体豈以民物為不愛但只就一体中較量如將手足去護頭目其愛畢竟有差等○王觀濤曰首節皆當虛說若將親仁民愛物說明丑又何消問得○又曰梁王初心本謂太子自將庶士卒用命而仇可復耳原不料其敗也後來太子申被擄而死却似驅以為殉一般雖說以民之故及其子其

實梁王只貪土地初不為民直說以土地之故及其民又及其子弟亦可

春秋無義戰

王觀濤曰此章意在尊王而因推無義戰之故由於僭王也春秋指聖經非就其時論義字着力言聖經無有義其戰者其中有假借名義的聖人僅善之耳畢竟是無義戰○徐玄扈曰彼善於此只是有名却道不得不是諸侯相伐○上伐下者不必天子親伐只是必由天子之命使征伐自天子出春秋不作矣○王季木曰春秋尚無義戰則戰國更可知此語皆諷諭當時之意

盡信書

看前後兩章俱論戰伐則此篇亦重仁人無敵全為武城不可盡信而散也首只引起非泛論讀書之法 魏承菴曰全要說透如何反不如無書蓋無書不見古人之迹盡信之反有借之為口實假之以文奸者其貽害不小○徐傲弦曰獨言武城者蓋武王白旄黃鉞當時心事已不白於西山之二子洛邑之頑民矣而以過辭文之天下後世或疑牧野之師非應天順人之舉故獨表而出之○吳無障曰就武城一篇只取二三策可見古聖賢讀典謨猶自有去取○陶弘景謂註易誤不至殺人註本草有不得其死者不知註本草誤其禍疾而小註六經誤

其禍遽而大前世儒臣引經誤國其禍至於伏屍百萬流血千里武城血流標杆之辭孟子正慮戰國之君以此藉口耳○徐玄扈曰苟不免於殺人則商人自相殺與武王殺之也何異故雖殺者非我而亦不忍言○孟子非不識書本旨特反書意而設是言見有害於仁人無敵之義而不可盡信也○徐徽弦曰下一何字甚好將欲疑之則書有是言將欲信之則武王決無此事正不盡信之旨

有人曰戒善為陳

通章以國君好仁為主蓋為當時之君多用強戰之臣而臣又冀其君以戰故先將有人曰引起言人臣每以此自負而不知

誤國殃民乃莫大之罪彼好仁之君且天下無敵安用善戰之臣為○王觀濤曰善陳是整而不亂意善戰是勝而不敗意好仁無平時修德行仁不專主弔伐說革車二句只言其不假兵威未說到無敵上崩只走下垂意末節只決其無敵不重釋征字之義正已已字暴國之民自指其國言以仁易暴便是正

梓匠輪輿

陳定宇曰巧即循規矩熟後自得之妙未有舍規矩而可以得巧者上達即下學之覺悟處未有舍下學而徑可以上達者但巧與上達非教者所能致力耳○鄧定宇曰巧即在規矩中或云妙於規矩之外非也○張南軒曰聖賢之教自洒掃應對進

退而上皆規矩也行著習察則存乎人

舜之飯糗茹草

徐徽弦曰若將終身若固有之衆善形容大舜心事凡人貧賤雖能安之尚冀後來有富貴時節故不以介懷若知終身只是貧賤則戚矣舜則若將終身絕無希冀凡人富貴如生長深宮習安豢養則其得之自是故物不以為異若匹夫一旦而得富貴自是有德色况天子之富貴乎舜則若固有之只作等閑看如故物一般○王觀濤曰總是孟子形容舜之心言當貧賤而無慕於外驟富貴而無動於中舜初不自知其無慕與動也說者謂自舜之心觀之便差

吾今而後知殺人

王觀濤曰親兼父兄重字見所關甚大一聞耳猶云假手於人○姚承菴曰此只論平等報復之常乃人君糜爛其民而反中其身及其子孫皆是此理○劉劭曰毆人者易手而自毆也

古之為閔

徐徽弦曰古以禦暴則其暴也常不容於民今以為暴則其暴也乃反在於官○貧暴乘間而害民猶恃上之人禦之也君上橫征而自為暴將使誰其禦之哉○王觀濤曰將以云者原設閔之意如此即存古法者猶失古意况其變古法者乎無限感慨在言外

身不行道

張南軒曰前言不能行則無以化之後言使之非道則不能強之然使之以道而躬行未至彼亦未必信從○王觀濤曰不以道是我使之者不合理如殺以不堪施以不怨之謂使則難保其必行故加一能字若道則人所固有他自然能觀感而興起不消說個不能

周於利者

王觀濤曰此如詩之興體意重下說邪世與亂世不同治亂以政言邪正以道言邪世即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是也有定見則邪不能眩有定力則邪不能搖總為道德完全於心毫無

虧欠故耳

好名之人

人所注其耳目者在讓國不在簞豆故以其有可得名而能辭必以其無足成名而能取以好名之時而能讓必以不好名之時而能貪所以君子必觀人於所忽蘇子云人能碎千金之璧而不覺失聲於破金亦此意○王觀濤曰苟非其人不根好名之人說其人云者真能讓國之人也苟字作誠字解○姚承菴曰好名好利總是一心但其打點欺人處以不利為利而打點不及處以利為利耳○得之而色喜失之而色愠總是見色

不信仁賢

焦漪園曰仁賢是國之本禮義由仁賢而出政事自仁賢而脩  
而信又任仁賢之本也必推心置腹而臣主交孚之謂信○國  
空虛猶云朝廷無人也入其朝斷之焉如有所爭其國體安在  
觀其國違之焉如不能終日其國計安在總之皆空虛之象也  
不仁而得國  
梁無知曰首句輕看只緩言以斲其無得天下之理耳○張南  
軒曰孟子之言當深味後之取天下而立國差久者其始所行  
亦必庶幾於仁不然亂亡踵至是其得也適以速其亡耳○王  
觀濤曰國與天下總之有土地總之係人心但不若得天下者  
之全係人心耳註騁其私智兼愚弄人與制服人說天下之大

豈能入之愚得人之制得故力雖抗千乘之主終難服匹夫匹  
婦之心

民為貴

王觀濤曰此為當時之君不知重民而散以社稷猶輕于民則  
君可知然只以理論不以分論○程竹山曰舜禹之得天下可  
謂得乎天子為天子矣然非朝覲訟獄謳歌者之歸堯舜亦不  
能以天下與人○徐玄扈曰吾之祭祀不為神之所喜意者吾  
之壇壝不為神之所棲與故變置之非變易其神也成即牲牲  
肥腍之意祭祀以時兼春祈秋報說○方文伯曰末二段總是  
發明民為貴三字若作証上君為輕社稷次之有何意味



聖人百世之師

朱子曰孟子嘗病二子隘與不恭乃一旦以百世師與之而孔子反不與焉蓋孔子道大德宏而無迹故學者終身鑽仰而不足二子志潔行高而迹著故慕之者一日感慨而有餘○王觀濤曰孟子名夷惠為聖全在流風之遠上者來蓋曰二子行雖一偏而各造其極所關於世教不小故曰非聖人而能若是乎只贊嘆之詞末句帶着不以當時後世分○奮如鳥之奮飛若從古未有而自我特起之意○况於親炙只借來形容百世必興之意而甚之辭其言如鏡花水月不必求他着落即如惠在當時有弟如昭尚不能化安知其所瞿然而願化者能有幾

人

仁也者人也

姚象菴曰此章專論道本仁曰言之者究道之原頭也○王觀濤曰此為世之求道者每向身外尋索故特說到人身上來人知下句說個合字不知上句即寓合字意了蓋仁即人也已自合一不離的豈可離而言之乎故遂接云合而言之道也看一言字只說論道當如此體道尚在言外○徐岩泉曰人當稟受之初此仁已緊附着人身上何嘗不合理氣相依形神俱妙渾然合一日用間有無限當然之則出來豈不是道○張兩若曰仁與人本自不離奈何言合之一言孟子方便接引之

辭學者若以人求仁是使道覓道也欲合反離矣

君子之危於陳蔡

輔潛菴曰陳蔡之危聖人之極否也是亦氣數之窮在聖人則何與焉○王觀濤曰君不用賢臣不荐賢而際可公養之禮全然不知此其所以陳絕糧也

稽大不理於口

程子曰小人多行不義人却不說君子未有一事便生議論至白易汙亦是常理○王觀濤曰理訓為賴只是喫他的虧言人口不足為吾賴也憎是益意德愈高則知之者益希行愈卓則嫉之者益衆故士比常人更多訛耳梁無知曰無傷二句不過

一時安慰他非正論也只為二詩原非文王孔子事今以歸之二聖故曰文王也孔子也二也字竅妙但不必添入莊姜太王○徐微弦曰益子欲貽稽反觀內省必有孔子文王之德而後議可勿恤知已德未至正當修省不可專咎之他人○張推繩曰多口豈特無傷正吾砥礪進修之地石能攻玉議論我者其切磋我者也

賢者以其昭

姚象菴曰身立在朋處可以使闇者向於朋身先在闇處其何以喻天下○丘月林曰上使字躬行以率人下使字政令以強人同一使人而本原處不同○王觀濤曰重言昭者朋而又

明極其明也○明不只知識之明直是明之德於天下其所謂使亦是以不使之耳

山徑之蹊間

王觀濤曰蹊間喻心用不用喻心學心辭坦蕩如成路心辭障蔽如茅塞最重介然為間四字見通塞只在俄頃不可少有間斷也○王季木曰此論心之當養正意在末句上喻俱輕為間不用是既用之後復不用也看來高子平昔學于孟子之門良心亦少開發今却間斷了只今字可味

禹之聲

季彭山曰欲知禹與文王樂之優劣當自其德之感動人處觀

之不當徒泥其迹也○高子只舉一鐘以驗樂又只就追蠡以見樂之優其識甚下故孟子只就迹上粗淺說○王季木曰只以城門之軌喻禹樂不必以城中之軌喻文樂言禹鐘以日久而蠹猶城門之軌以日久而深也若後此更歷千餘年文王之鐘亦蠹矣異處在久上不在車所必由上

齊饑

王季木曰搏虎非美事若勸王發棠則原無不可但復勸於王不用之時與搏於為善士之後無異全重一復字上○齊饑要見是再饑搏虎未可必而徒為失身正與勸王無益相似不然苟有濟於生民君子豈以一笑而止○王觀濤曰想初次勸王

發棠王必有不樂而強從之者孟子難於顯言故以搏虎喻善士淺看只去其自力之陋習衆皆悅之暗影國人說其為士者笑之不重取笑只見得義不可耳

口之於味也

王觀濤曰性命一也天所限制為命我所主張為性前五者主張自我而天實制之後五者限制惟天而我寔主之揔來性命不相離但上重在命下重在性耳○無障曰性也命也口氣極虛活世人以前五者為性今吾看命在性還做主不得○以後五者他是命却有性在命○似主不得○江陽曰註中伸抑之說

非曰原來是性而借命以揆之原來是命而借性以揆之也正以其似性非性似命非命故言不可冒認為性而於自家軀殼上求其圓滿亦不可冒認為命而於自家道理上聽其缺陷也○世人縱欲者恒託於性以自便不能盡理者又諉於命以自安故孟子就他謂性處以不謂性矯之言決當安命也就他謂命處以不謂命矯之言決當盡性也○徐岩泉曰人只有個軀殼耳目口鼻皆是靈明發竅處即仁義禮智亦只在上而面非性自性命自命也世人都把耳目口鼻處看得太粗竟忘却天命之精于仁義禮智又看得太高不知已落在吾稟受之內故孟子於前節特表出箇天命精微之理而于後條又表出他着落

處蓋上是性中有命下是命在性中也○據集註雖若有嗜欲之性與義理之性分限之命與稟賦之命然曰皆性所有而命於天是分有之有四合之則一也○王季木曰雖說是我之性然其不得遂與不得盡遂者皆實中默宰之如言一飲一啄莫非前定故曰有命焉○又曰命只是氣質有豐富然性原無異同即其有清而厚者性不為增有薄而濁者性不為減故曰有性焉○陸象山曰仁之於父子固也然以舜而有瞽瞍命安在哉故舜不委之於命必使底豫允若○王觀濤曰篇中於字俱作屬字看賢者不作賢否註以天道配仁義禮智聖人配父子君臣賓主賢者正為天道即在聖人身上耳聖兼性反勿涉生

知安行

樂正子何人

吳無障曰美大聖神對着善信說言天下之道自善信而上還有無限地步善信豈是住腳去處此中便含勉勵樂正子意在○不害問正子是何等人品而兼善人信人告之蓋其資稟是個善人而此善又非虛假故又曰信人固不得朋言善信之義亦不宜直就善有餘信不足說恐與二之中相礙可欲二句只平釋善信之義若此人可欲便為善人又在言外○王觀濤曰立身行己俱在天理上做而可以契人心之同然則其人有善無惡可知故謂之善但重我有可欲不重人欲我上○先儒多

以可欲為己之欲則說得太輕且人之欲亦有善惡不同善人能無惡矣未能不失也信者實有諸己而不失之謂○問有諸己是樂正子身上事可欲却做人說恐未安朱子曰正為他不可欲處人便欲他豈不是渠身上事○又曰有諸己之信是就身上說心裡都理會得充實之謂美是就行上說事：都行得盡○王季木曰充實二字平說充滿積寔即衆善皆備意美是無瑕疵無虧欠也註無待於外言應事接物俱從胸中流出也蓋有虧欠便有補湊臨事補湊便是待於外充實不已而發見昭著便是光輝在身則晦面盎背在事則德普化光規模不小樹立甚弘故謂之大○作聖與修仙一般非實有真種鍊不得

九轉還丹故善欲其有非脫盡允胎到不得飛昇境界故大欲其他○徐傲菴曰神化無淺深自在已泯然無可見之迹曰化自在人莫測其所以然曰神言神以贊其化非有二也○張兩善曰非惟人不能知即己亦不能自知即過此以往未之或知意○胡雲峰曰善者人心之天理始而為人之可欲者此理也終而為人之不可知者亦此理也善非粗迹神非高虛○二之中是有餘於善而不足於信介在其中惟在四之下正當進而上之

逃墨必歸於楊

此論異端之反正其逃墨者縱未遽歸於儒再一逃楊而歸儒

必矣譬如游蕩子始雖逃去今而知歸原是我家的人如之何  
不受○兩逃字最有意味逃正是悟機○徐徽弦曰歸斯受之  
者亟亟其新而不追其舊速與其進而且誘其來也若距之甚  
嚴則既欲其向善之心而又塞其來歸之路彼窮焉無所入又  
將反而歸其故矣豈徒異端罪吾儒與有罪焉○凡人泛濫不  
情便厭苦而思近寔然一味自為又於事物上便通不去不得  
不趨而就中此理勢所必然者非謂楊氏獨近儒亦非謂墨之  
歸必待歸楊後也○王觀濤曰招之據註是追咎其前之奔逸  
然本文追字只是追趕之追與追咎字不同  
有布縷之絳

君子取民雖有定制而常有不忍盡取之心故先定其科條而  
為之節制使上未嘗不取而取之常不苛下未嘗不供而供之  
常易辨此民所以樂生而父子相保也○用一緩二須加隨時  
二字夏秋冬只借為例耳

諸侯之寶三

焦漪園曰土地以立國人民以守土政事以治民故皆為寶政  
事得宜民心一而土地固矣寶珠玉必置三者不問故殃及身

盆成括仕於齊

王觀濤曰凡人無才者雖欲妄作不能有才而聞道又自然不  
妄作惟自恃其才而又不聞道便機械變詐無所不為大道如

仁義忠信是也小有才如權謀術數之類  
孟子之勝  
方文伯曰意之勝在仁政不行之後館於上宮乃自假之館耳  
○王觀濤曰此章以孟子設科惟欲曲成後學作主雖或人至  
無識亦終諒其大道為公之心非只嘆其所遇之窮而已○或  
人謂諸弟子來滕誠然非以竊屨而來但其間設有竊屨之徒  
在夫子亦不能保是或人終不自悟但猶能諒孟子之心○來  
者不是將來謂來學也與上來字略不同上只渾言從我而來  
往者二句串說  
人皆有所不忍

吳無障曰孟子教人盡仁義只達不忍不為便都說盡了害人  
穿窬只指示人以所達處乃寔上文非申上文也至無受二節  
又只細推充無穿窬意非一節深一節○人皆有所不忍不為  
是全体中所發見處如惻隱有形於見聞所及羞惡有著於行  
已之際者兩有字不虛○方文伯曰不為即在不忍中發竅下  
面如以意餘人撻是損人利己的念頭穿窬即害人之事之一  
○李秉一曰雖不忍在心不為在事然事本於心充義者直推  
到心之隱微處方謂能達向謂仁只一路義有多岐語意未必  
如此○達如泉之始達之達○到盡處是充○王觀濤曰仁不  
可勝用是民胞物與無所不愛義不可勝用砥行立節無所不



宜○蘇東坡曰人未有欲為穿窬者雖穿窬亦不欲也自其不欲為之心求之則穿窬足以為聖人可言不言不可言而言雖聖人君子不能免也因其不能免之過而遂之則賢人君子有時而為盜○徐岩泉曰無受爾汝之實只論愧怍不可論作辭受凡內愧之細微者一一盡知則絕無羞愧者隱匿于胸中矣○充無受爾汝之實不曰心而曰實蓋無穿窬之心猶屨畏人知一邊而無受爾汝是本心有所羞愧更無一毫虛假所以為實充則允有依違於中不能自決遷就於外不能自主者皆能克去而所之無非義矣心無愧怍人雖欲早賤之而不可得故特舉此以証人之真心非謂人方爾汝之我却與之抗也然欲

充滿實心愈微愈妙竟從何處下手故又即語默之微以見例言只有意窺探人其心術便不光明此最人所易忽而反之本心終有不安必充類至此而無受爾汝之實始謂之充也別人輕我則忿然不平我去餽人我却怡然不省此最提醒人處或將爾汝對語默總做充之實功誤矣○王觀濤曰無所往而不為義即義不可勝用意末節只舉一穿窬之類充尚在言外穿窬探取人物便佞隱默者探取人情故曰類○王季木曰既謂之士必素講於語默之宜者○時未可言而我且卒然問之彼必有以應我者此時蒼茫不及打點而彼之情露時已可言而我竟默以待之彼必有以問我者此時急欲自蔽其隱而彼

之情亦露一語一默總是有心故皆曰結是鈞致之意  
言近而指遠

吳無障曰主意在末一節故善言善道處便隱關下徒博意  
即君子之言四句亦不重君子只申明上文以起下語甚虛活  
其不脩身而求治平意即在舍己田而芸人之田內彼求人重  
求已輕特點出輕重倒置以見其非善道云耳○朱子曰此理  
本遠近博約如一而行之則自近約始○王觀濤曰指是言中  
含蓄的指趣施是守中發出的施用孟子只重近約一邊見言  
貴於徒遠而道非貴於徒博也且不必離近求遠而遠即在近  
中不必離約求博而博即在約中言與道之妙如此○又曰君

子就目前近事論得精切確當而玩之自有不窮之趣便是道  
存便是指遠平天下雖有政刑禮樂等事亦不過完脩身之分  
量耳工夫已在修身內矣不是脩身方可去平天下觀一施  
字只是舉而措之天下平不作感化說舍其田非喻也只作影  
語看○方文伯曰自身上發出議論亦從身上運出經綸總之  
不外此身也○姚承菴曰所求乎人二句緊頂上正意說自  
任原是任天下之重而求人重自任輕却顛倒決不可行

克舜性者也

游立軒曰總形容性反的模樣非寔就克舜湯武說○焦漪園  
曰聖人無論他根本處即一動容間亦都中禮而周旋又動容

的圓轉處○鄒澤山曰容貌乃德之符聖人一身渾是天理故  
行出來都是禮是他盛德之至處非禮在而聖人中之也○王  
觀濤曰只為死者可哀自然哀傷不是用情於生者而推愛於  
死者經德猶云庸德經德無回邪自有致祿之理却無得祿之  
心○張兩若曰天理自是直致終有一念計度便是回曲○王  
季木曰干祿不必說營求希覬只此心知如是可得祿而為  
之便是干祿正行正字着力看是有意以正之也性者行自正  
非是正其行○林次崖曰言皆道義則行自無不正但聖人非  
為此而信言耳○吳無障曰末節語氣正與上相形言性者自  
然而然毫無勉強若其次只好行法以俟命把住了念頭無所

為而為也○湛甘泉曰法即性之作用處各有大中至正之則  
便是法度一般行法者如云身為律也俟命只吉凶禍福絕不  
計較非俟其命之戒得也

說大人則藐之

朱子曰說大人則藐之蓋主于說而言如見大人則藐之則失  
之矣蓋大人所當畏所謂藐者乃藐其堂高數仞之類耳○王  
觀濤曰藐只是不介意勿視其巍之即藐也不是禮貌上倨傲  
待他大人宮室食色宴遊皆極其侈便放縱無制了若吾儒居  
仁由義一毫不越規繩正與他相反○王季木曰制不是制度  
只是禮之當然若有成法耳以其為古聖賢相傳守之者故曰

古之制

養心莫善於寡欲

吳無障曰養如丹家養火一般拋舍他不得奈何他不得精神若存若亡而工夫不繼不操說到此則一切空之與着力禁之皆心之賊也只有寡欲一路終是勿忘勿助長道理○徐傲弦曰人有血氣心知之性必有聲色臭味之欲如何無得只不可遂於欲也寡非惡而絕之使物化不誘于外而好惡有節于內則養心之道得矣○徐鴻洲曰養心非只寡欲便了當知無欲之中正有渾然天理在只為窮人欲未有不滅天理故養心以存此理推寡欲為第一義○王觀濤曰養對戕賊字看存對

馳驚字看寡欲只在裡面用工○道心為主而人心常聽命焉便是寡欲心非別有本体只不為欲染便是本体常存寡只漸漸輕省非謂除去七八分尚留二三分為寡也

曾皙嗜羊棗

王觀濤曰通章重不忍二字蓋曰羊棗猶在不得起親于九原而食之此正其不忍處○吳無障曰丑意膾炙亦曾皙所必嗜曾子何以獨不食羊棗故孟子特揭出一獨字曉之膾炙同羊棗獨雖指曾皙說意常挽到曾子身上方見發明孝思之旨○李彭山曰諱名不諱姓後父沒後言

孔子在陳

王觀濤曰此章以中行作主中道即謂經也狂狷未能中而可  
進於中故思之鄉愿似中而實非中故絕之欲絕鄉愿只在反  
經則思狂狷者正欲進之於中以傳經常之道於不息也萬章  
只問狂益子帶狷言之求望高遠即下喭：慕古不改其舊習  
即下行不掩言此萬章引孔子之言只宜影響說或云不忘其  
初是不失本來面目○吳無障曰何思魯之狂士是萬章不足  
之詞言何不更思其上者○王觀濤曰故思其次只指狂士言  
與問相應何如斯可謂狂是問魯士中誰可當之者何以謂之  
狂乃問狂者為人之實也如琴張如字有不能盡舉意提其志  
二字於喭之上言以其志大者形之為言大也不平動稱古

人有自期待意莫平也不是平：不責以過高之意只是援他  
動稱古人這等高大却將其言與其行比並要他一般他行尚  
有不掩其言處○王陽明曰不掩其言固是狂者短處亦是狂  
者好處見其正大光明全不自家掩護也○上文既有琴張等  
此云狂者又不可得何也只是難得與不可多得意勿以死亡  
離散言○王觀濤曰不屑只是不肯為不潔如非道非義之類  
言獨者是箇不屑為不潔的人又其次也其字指中行不指狂  
者○祝石林曰狂者得聖人之神狷者得聖人之骨鄉愿得聖  
人之皮衆人以皮相故愿之聖人以神相故賊之○吳無障曰  
章意狂狷之取以其可進於中而鄉愿正是中道孔子何以惡

三才冊初微言 下益卷一  
之○王觀濤曰萬章只問鄉愿之為人未詳其賊德故似德非德不宜說明識狂狷亦未必實有是言只推其意向如此語是立已巖峻涼是待人疎薄蓋獨即獨清獨醒意涼是不諧俗非刻薄也不必混於古人便當世之人皆以為善不宜分應狂狷說善亦是稱其長厚許其貞適之意○蔡虛齋曰深自閑藏以其收歛退縮不敢出一句忤人之詞不敢做一件戾俗之事惟專媚世以取容故曰闇然媚世○蔡虛齋曰無所往而不為原人謂人皆慕而效之也○王觀濤曰為就鄉原是為說言他立身行已無處不謹厚也○張雨若曰鄉愿非全色莊但其識見欲於世俗中稍自脩飾而不欲大忤於世正與彌

近理而大亂真一般今人說他徹底作偽却非千古斷案○王龍溪曰鄉愿一生勾當分明要學聖人忠信廉潔是學聖人之完行同流合汙是學聖人之包荒矯情飾偽雖在妻孥面前亦自看他不過全體精神盡向世界陪奉與聖人用心不同流合汙非是幹流俗之事染汙世之行特不與俗相異同之而已不與世相離合之而已若自己有所汚染聖人便得以非而刺之鄉愿忠信廉潔既足以媚君子同流合汙又是以媚小人比之聖人局面更覺完全無滲漏堯舜之聖猶致謹於危微鄉愿却傲然自以為是故不可入堯舜之道○李貞我曰非只大槩說他不是刺是攻擊乃細舉他不是處而譴責之○王觀濤曰

無舉無刺言其善為彌縫以處已言同流合汙言其巧為迎合  
以處人言忠信是存心不欺廉潔是制行不苟大奸似忠大詐  
似信大貪似廉大汚似潔若有恬靜好脩的模樣○又曰此與  
下節總是一意居之似忠信二句即下似是而非也其衆悅與  
自是只做一轉語非又深一步也言衆雖悅之彼雖自是而實  
不可入道所以不可入道者病根只在似上蓋假不可以為真  
自然之理至於賊德亂德總是一個德俱懸空就道理上說或  
分賊已之德與亂人之德者誤也○輔潛菴曰佞者能辨說其  
言多近理而實不然故以為害義利口之人誰巧言樂人而初  
無誠實故以為害信○方文伯曰邪慝不止鄉原即楊墨亦在

其中○姚象菴曰鄉原闒然閉藏奸邪俱匿于其心故下一慝  
字○吳無障曰無邪慝非真無也雖有而不能感人有若無耳  
由堯舜至於湯

吳因之曰首三節歷敘道統之傳而未寓自任之意同時有見  
知是天不欲絕此道脈也後世有聞知是天不欲絕此道脈也  
只聞之說來無偏重見知意○湯霍林曰若限定五百歲一人  
堯舜禹皋何以湊集若直待孟子見知顏曾思諸人難道聳聳  
湏知此道在天地間刻之流行百年二百年內時時有人代之  
相續直至數窮理極到五百歲也湏空地生出人來斷不斬絕  
所以百有餘歲之後不啻見知聞知孟子直自任一個人耳○

三  
二知字宜深看乃心契神授之妙非淺之知之而已末語抑揚  
感慨亦驚怪而不自信之詞言世近居近當必有得于見知之  
真者然不特觀斯世既無其人則傳之久遠將并那聞知亦無  
其人了解道堯舜以來道統歷世相傳而至孔子以後遂中斷  
了不成蓋其意謂予私游孔子見知之責舍我其誰誠有不敢  
多讓者矣○徐儼孫曰蓋予論狂狷以憂道統失傳也論鄉愿  
以懼異端害道也論堯舜禹湯文孔子以見正統有在也皆作  
書之本意也



